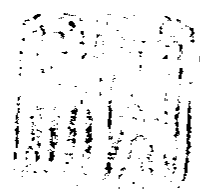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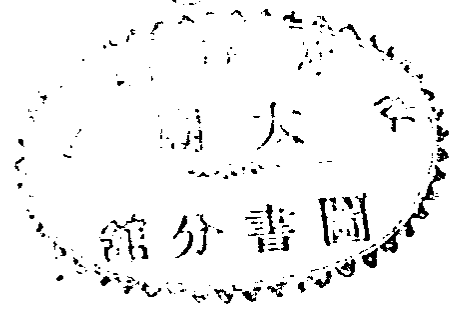


仲よ
幸事
は
美し
き哉



寶篋



昭和十四年三月
二十日島之

藥市雜文

周作人著

中國文化振興會撰定



3 0581 028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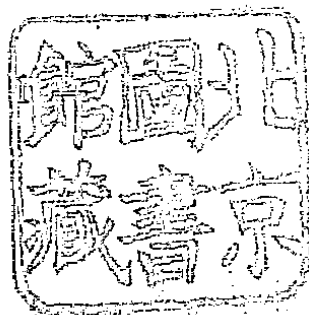
42
821-4

3

序

本集所收文共二十七篇，計民國廿九年作十五篇，近兩年所作十二篇。最初擬名一黃軒筆記，今改定爲藥堂雜文。編好之後重閱一過，覺得這些雜文有什麼新的傾向麼？簡單的回答一個字，不。照例說許多道德家的話，這在民國十四年雨天的書序裡已經說明，不算新了。寫的文章似乎有點改變，彷彿文言的分子比較多了些。其實我的文章寫法並沒有變，其方法是，意思怎麼樣寫得好就怎麼寫，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論。假如這裡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現，便是這樣來的，與有時有些粗話俗字出現正是同一情形，並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來了。說到古文，這本來並不是全要不得的東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袴以至袍褂大帽，有許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樣的穿戴，而且還穿到汗汗油膩。新文學運動的時候，雖然有人嚷嚷，把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廁裡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會這麼做，只是脫光了衣服，像我也是一，赤條條的先在浴堂洗了一個澡，再來挑揀小衣襯衫等洗過了重新穿上，開襖袍也縫合了可以應用，只是白細布夾襪大抵換了黑洋襪了罷，頭

~~821-4~~
A 211797



上說不定加上一頂深茶色的洋氈帽。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服色改變，原來也是這樣，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地方。朝服的舍利蘇成爲很好的冬大衣，藍色宮地紗也何嘗不是民國的合式的常禮服呢。不但如此，孔雀補服做成椅靠，圓珊瑚頂掣來鑲在手杖上，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問題只是不要再把補服綴在胸前，珊瑚頂裝在頭上，用在別處是無所不可的。我們的語體文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副樣子，實在是怪寒儉的，洋貨未嘗不想多用，就生活狀況看來還只得利用舊物，頂漂亮的裝飾大約也單是一根珊瑚杖之類罷了。假如這樣便以爲是復古，未免所見太淺，殆猶未曾見過整本的古文，有如鄉下人見手杖以爲是在戴紅頂了。還有一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現今的語體文是已經洗過了一個澡來的，雖然仍舊穿的是大衫小衫以至袍子之類，身體卻是不同了。這一點是應當看重的，我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種偏見，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寫時也是如此。在家人也不打謊話，這些文章雖然寫得不好，都是經過考慮的，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處，其內容卻不是普通古文中所有。語云，文學卽是宣傳。今寫序文，如此聲明一下，有似起首老店的廣告，亦正合式，或當不至爲讀者們所笑也。民國癸未十二月三十日。

藥堂雜文目錄

序

第一分

漢文學的傳統

1

中國的思想問題

9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17

漢文學的前途

25

蔡文姬悲憤詩	73
流寇與女禍	77
釋子與儒生	81
辯解	85
宣傳	89
第三分	
留學的回憶	93
關於日本畫家	99
關於祭神迎會	103

								島崎藤村先生
								111
								懷廢名
								115
								讀初潭集
								121
								愈理初論莠書
								127
								畫鍾進士像題記
								133
								勤藝堂題跋抄
								137
								名人書簡鈔存
								145
								目錄完

第一分

漢文學的傳統

這里所謂漢文學，平常說起來就是中國文學，但是我覺得用在這里中國文學未免意思太廣濶，所以改用這個名稱。中國文學應當包含中國人所有各樣文學活動，而漢文學則限於用漢文所寫的，這是我所想定的區別，雖然外國人的著作不算在內。中國人固以漢族爲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蠻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滿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國人這團體裡，用漢文寫作，便自然融合在一個大潮流之中，此卽是漢文學之傳統，至今沒有什麼變動。要討論這問題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這里不過就想到的一兩點略爲陳述，聊貢其一得之愚耳。

這里第一點是思想。平常聽人議論東方文化如何，中國國民性如何，總覺得可笑，說得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是自諷傳話，尤不堪聞。若是擊專司破壞的飛機潛艇與大乘佛教相比，當然顯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學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臘，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並不亞於中國，卽在西洋也尙存有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出品，所以東西的辯論只可作爲政治宗教之爭的資料，我們沒有關係

的人無須去理會他。至於國民性本來似乎有這東西，可是也極不容易把握得住，說得細微一點，衣食住方法不同於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別，如喫飯與喫麵包，即有用筷子與用刀叉之異，同時也可以說是用毛筆與鐵筆不同的原因，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異的表現。但如說得遠大一點，人性總是一樣的，無論怎麼特殊，難道真有好死惡生的民族麼？抓住一種國民，說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壞，結果只是領了題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調罷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說漢文學的傳統中的思想，恐怕會被誤會也是那賦得式的理論，所以岔開去講了些閑話，其實我的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想說明漢文學裡所有的中國思想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後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爲強者保障權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響，談性理則走入玄學裡去，兩者合起來成爲儒家衰微的緣因。但是我想原來當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離婁下有一節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末了的譬喻有點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顏回並列，却很可見儒家的本色。我想他們最高的理想該是禹稷，但

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理想不知何時讓給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個顏子，成爲閉戶亦可的態度，以平世亂世同室鄰爲解釋，其實顏回雖居陋巷，也要問爲邦等事，並不是怎麼消極的。再說就是消極，只是覺得不能利人罷了，也不會如後世「酷儒養書」那麼至於損人吧。焦里堂著易餘齋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却亦以是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卽眞理也。劉繼莊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案淮南子泰族訓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古人亦

已言之，劉君却是說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賢制禮定法全是爲人，不但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爲一貫之道歟。章太炎先生著蕪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樂鹿食蕨，卽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卽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爲儒家之理想矣。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佔了，以爲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我常自稱是儒家，爲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中國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於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於這事我倒是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爲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於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只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

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爲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爲孔子生於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杞憂，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鬧，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禪和子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稿矣。對於別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只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別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復到原來狀態，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說到這裏，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漢文學裏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 (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只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內說而已。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爲文藝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却並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爲我深知凡有助長於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爲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爲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態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爲鑑。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題曰女，中引莊子天道篇教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於此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此與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樣，文人雖然比不得古聖先王，空言也是無補，但能如此用心，庶幾無愧多少年讀書作文耳。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但是上邊講了些廢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裏只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於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別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我想恐怕沒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尙書實在太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學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儘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說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裡曾說，「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裏，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這裏除重對偶的駢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彷彿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那里去，而且變的一點裡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却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確證。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

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駢偶的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並沒有比從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顛倒了。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是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於駢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不過這里的難問題是在於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於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問。但是我總自以為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够將駢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話文裡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於阿芙蓉，雖然有治病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癮，不是玩耍的事。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並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於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將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中國的思想問題

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却頗爲樂觀，覺得在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爲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爲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爲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混淆不清，所以這里須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爲代表，禹稷爲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瞭，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

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者所說具體的事，所謂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說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別之爲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道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爲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論語論仁論」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考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這里解說儒家的仁很是簡單明了，所謂爲仁直接的說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當做人看待，不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要己所欲施於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而以人之所欲施之於人，那更是由恕而至於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薊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

矣。人食五穀，粢麋食薦，卽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卽忠恕兩學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兩盡，誠是爲仁之極致，但是頂峯雖是高峻，其基礎却也很是深廣，自聖賢以至凡民，無不同具此心，各得應其分際而儘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鹽味，自一勺以至於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還有一點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說到仁彷彿是極高遠的事，其實倒是極切實，也可以說是卑近的，因爲他的根本原來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餘籥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案禮記禮運篇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說的本是同樣的道理，但經焦君發揮，意更明顯。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

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能生存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爲仁的根苗，爲人類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發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進於求生以至無生，如猶太印度之趨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轉爲求權力，如羅馬之建立帝國主義，都是顯著的例，唯獨中國固執着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濟即是現在說的爛熟了的共存共榮爲目的，並沒有什麼神異高遠的主張。從淺處說這是根據於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各得其所，是聖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婦所能着力，全然順應物理人情，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的本性裡出來的，與用了人工從外邊灌輸進去的東西不同，所以讀書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識一丁字，並未讀過一句聖賢書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禮法，無不合於聖賢之道。我說可以樂觀，其原因即在於此。中國人民思想本於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並不是因爲孔子創立儒家，殷殷傳道，所以如此，無寧倒是翻過來說，

因爲孔子是我們中國人，所以他代表中國思想的極頂，卽集大成也。國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陽光與水似的養料，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緊，因爲屬於先天的部分，或壞或好，不是外力所容易變動的。中國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這是極可喜的事，在現今百事不容樂觀的時代，只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樂觀，可以積極的聲明，中國的思想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裡邊却不是說現在或將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卽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將來也正可以應用，因爲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里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爲求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爲了神或爲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疑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飢不寒爲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是安居

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里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於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爲人民欲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我們只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爲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於民不聊生，此實足爲殷鑒。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於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却又變了模樣，將原來的思想態度完全拋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云，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別無問題，重要的只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於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然消極的工作，但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裡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爲適切相宜。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賬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錄着，看了流寇始末，知道這中了什麼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覺得補藥用的不得法也會致命的。古人以史書比作鏡鑑，又或冠號曰資治，真是說的十分恰當。我們讀史書，又

以經子詩文均作史料，從這里直接去抽取結論，往往只是極平凡的一句話，却是極真實，真是國家的脉案和藥方，比偉大的高調空論要好得多多。曾見「老學菴筆記」卷一有一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贖，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贖矣。」這一節話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雖是道士，不夭不亂之說却正合於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張，只可惜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耳。我嘗歎息說，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亂與天，這實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轉仔細一想，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後面會來，却不設法爲百姓留一線生機，俾得大家有生路，豈非天下之至愚乎。書房裡讀「古文析義」，杜牧之阿房宮賦末了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當時琅琅然誦之，以爲聲調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覺得意味亦殊深長也。

上邊所說：意思本亦簡單，只是說得囉嗦了，現在且總括一下。我相信中國的思想是沒有間斷的，因爲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於生物的本能，而止於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別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爲君，有的是爲神，中國則小人爲一己以及宗族，君子爲

民，其實還是一物。這不是一部分一階級所獨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廣狹程度不同，這不是聖賢所發起，逐漸教化及於衆人，乃是倒了過來，由衆人而及於聖賢，更益提高推廣的。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思想並無什麼問題，只須設法培養他，使他正當長發便好。但是又因為中國思想以國民生存爲本，假如生存有了問題，思想也將發生動搖，會有亂的危險，此非理論主義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語言所能防遏。我這樂觀與悲觀的兩面話恐怕有些人會不以爲然，因為這與外國的道理多有不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話是極確實誠實的，我也曾虛心的聽過外國書中的道理，結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關於宇宙與生物的常識，若是中國的事，特別是思想生活等，我覺得還是本國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確。我不學愛國者那樣專採英雄賢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觀察一般民衆，從他們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持與英雄賢哲比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歷史中治亂之跡印證之，大旨亦無乖謬，故自信所說雖淺，其理頗正，識者當能辨之。陳舊之言，恐多不合時務，卽此可見其才之拙，但於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誠也。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和月刊）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

我們平時讀書，往往遇見好些事情，覺得意見紛歧，以至互相抵觸，要來辨別決定，很費一番心思，而其結果則多是傾向於少數的，非正宗的方面。這是爲什麼呢？難道真是有些怪人，如李卓吾俞理初等人，喜歡發爲怪論，而這又能惑世誣民麼？我想這未必然。據我的意見來說，關於政治道德中國本來有兩種絕不同的思想，甲種早起，乙種後來佔了勢力，可是甲的根本深遠，還時常出現，於是成了衝突。簡單的用假定的名稱來說，這可以說甲是一切都爲人民，乙是一切都爲君主的主張。這里最好借黃黎洲的現成的話來說明，在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中云：

「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原臣篇中云：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又置相篇中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

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法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這幾節話已經說的很簡要，現在再引經書來加以證明，重要的還是在孟子裡，如盡心下云：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萬章上說伊尹云：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外如萬章上之說天下之民謳歌舜禹，梁惠王上盡心上之叙五畝之宅等辦法，離婁下之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也都是這宗主張的表現，可以說卽是黃黎洲說的根源。孔子並未明白說過，尙書多載政事祭祀，也未見說及，但是在傳說上很有許多留存，如舜與禹之受禪，許由務光之逃避，禹稷之辛勞，以及湯之禱雨，皆是。據太平御覽卷八三引帝王世紀云：

「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查照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古代

君王與野蠻酋長一樣，負有變理陰陽的責任，如或旱乾水溢，調整無功，往往有爲牲之虞，有如晒坡隍神相似。又據說君長的坐立衣食也多有拘束，如坐高座，足不着地之類，我們看月令中對於天子之衣的顏色，食的種類，有不近人情的規定，似乎有點近似。所以有些地方找人做酋長，候補者不願意，有時竟至拒捕。這些金枝上的另碎話，雖然都出在非奧各蠻地，却頗可幫助我們證明傳說中事實之可能，即使時代與人物未必便那麼可以明確認定。在中國有文字紀錄的時候，這樣的時代早已過去很久了，事實上君權十分確立，其思想當如洪範所說，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那是殆無可疑的了。但是在想像中還存留着這麼一個影子，成爲傳說，一直流傳下來，而一般思想家中之特殊者也就由此傳說而成爲理論，於是爲人民爲天下的思想遂以成立，如孟子，如王介甫，如李卓吾黃黎洲，如俞理初，都是屬於這一系的。至於爲君主的主張則爲君權時代之正宗思想，千百年來說的很是堂皇，但分析起來，大旨只如明夷待訪錄所說，原君篇云：

「後之爲人君者，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又原臣篇云：

「世之爲臣者，以爲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親

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織芥之疾也。」這里批評的很徹透，不過事實上一直具有絕大勢力，這大抵起於有史以來，至秦而力量更加大，至宋而理論更加强，以至於今，民國成立以來猶未能清算。但是向民間去看，那里的思想相當保有原來的純樸；他們現實方面畏懼皇帝的威力，理想方面卻仍歸依於治水的大禹，養老的西伯，一般老百姓所期待的所謂真命天子，實在即是孟子所云天與之人與之的爲人民治事的君，若說彌勒菩薩轉世，乃是附帶的裝點而已。這樣看來，現今覺得對立着的兩種主張，爲君主的思想乃是後起，雖然支持了很久的時間，但其根柢遠不及爲人民爲天下的思想之深長，況且在民國建國以後，這最古老的固有思想也就最爲適宜而合理，此其重點當然在於政治道德上，有加以扶植之必要，唯在一般從事於文史工作的人也很值得注意的事也。

上面所說都是泛論，現在且就文學方面來一看，究竟這兩種思想佔的勢力如何。據理來推測，爲君主的主張既在實際上佔着勢力很大也很久，應當各方面都已侵入浸透了，至少也有相當的根基，但是實在未必如此。文學上現今且只以詩歌爲例。據我淺陋的知識說來，大約只有離騷一篇可以說是真是這種爲君的思想的文學，此外就不大容易再去找尋。這實是無怪的，屈原據史記說是楚之同姓，別的詩人憂生憫亂，感念身世，屈子則國事亦即是家事，所以那麼特別迫

切。可是我們仔細想來，騷騷的文學價值就在於此麼？劉彥和在文心雕龍上說得好，敘情怨則辭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愉快而難悞，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而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語雖簡略，却能得其概要。我們回過去再看詩經，差不多也可以這樣說。現在且依據小序去看，大雅與頌本來是以政事祭祀爲主的篇什，倒是合例的，但以文學論這部分不佔重要的位置，正如後來的郊祀歌一樣。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這是很好的詩了，然而其中也有差別。據本文或序語看出確有本事的若干篇中，美少而刺多，詩人之意也只是憂國爲主而非思君，至於後世傳誦，很有影響的詩則又大都是憂生憫亂的悲哀之作，別一部分是抒情敘景的，隨便舉例，前者有黍離，兔爰，山有樞，中谷有蓷，谷風，氓，卷耳，燕燕等，後者如七月，東山，野有死麕，靜女，綢繆束薪，溱洧，風雨，蓼莪，是也。這里所說極不精密，但大概情形也就是如此吧。

關於古今體詩，這里也只得草率的說一下。不能廣泛的去查考，只好利用一二選本，如聞人倓的古詩箋，張琦的古詩錄，暫且應用。古詩十九首，有些評家都以爲是逐臣或失志之士之詞，這個我們實在看不出來，恐怕大家也有同一感想。阮嗣宗的詠懷五十首，陶淵明的大部分詩，照例是被歸入這一類裡去的，我們可以重複說關於詩經作者的話，他們誠然是憂時，但所憂者乃是魏晉之末的人民的運命，不是只爲姓曹的或姓司馬的一家也。以後我們且只看唐詩，而且唐詩

中也只看杜少陵，因為唐詩固無從談起，而杜少陵足爲其代表，且亦正以每飯不忘君的詩人著名也。這里我所依據的是芸葉齋的二十卷本杜工部集，可是恰巧有名的古詩都是早年之作，收在前幾卷裡，檢閱甚便，據我看來，咏懷述懷與北征諸詩，確如東坡所云，可以見其忠義之氣，但如說其詩的價值全都在此，那有如說茶只是熱得好，事實當然未必如此。老杜這類詩的好處如自己說過，正在其「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接」，如上述諸詩外，有哀江頭哀王孫：新安石壕二吏，新婚垂老無家三別，悲陳陶，兵車行，前後出塞，彭衙行，羌村三首，春望，月夜憶舍弟，登岳陽樓：這些雖然未能泣鬼神，確有驚心動魄之力，此全出於慈愛之情，更不分爲己爲人，可謂正是文藝的極致。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我們現在讀了，能不感到一種悵惘。我不懂得詩，尤其不敢來講杜少陵的事情，這里只是亂抓的抓到他，請他幫我證明一下，爲君主的思想怎樣的做不成好詩，結果倒是翻過來，好詩多是憂生惘亂的，這就是爲人民爲天下的思想的產物。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本來的文學思想的系統，自詩經以至杜少陵是如此，以後也是如此，可以一直把民國以來的新文學也算在裡邊。散文方面的例我沒有引，因爲這事情太是繁重了：一時來不及着手。在那裡面爲君主的思想當更佔有勢力，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話頭在詩中難免稍爲觸目，文中便用得慣了，更肉麻些也還不妨，所以那邊的情形自然會得稍有不同，須待查考了再說。但是我相信，至少是依據我對於中國思想與文學的意見來說，這種一切爲君主的思想本是後起的，因了

時代的關係一時間大佔勢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終於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都不是屬於這一路的，現在又因了時代的關係明顯的已失勢力，復興的應該是那一切爲人民爲天下的思想，不但這是中國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基調。這裏的例證與說明或者還不甚充足，有待於將來的補訂，但我想這兩種思想的交代總是無疑的事實，而且此與普通思潮之流行變化不同，乃是與民族的政治文化的運動密切相關，現今從事於文學工作的人正有極須注意之必要。末了覺得又須加上一點蛇足的說明，以上只是我個人對於中國文學思想之一種觀察，應用的範圍自然就以中國爲限。自然科學的定理世間只有一個，假如有了兩個，其中之一必將被證明爲假，若在人文方面便可以容得不同，不好用了一條定例去斷定一切，所以論中國的事情，其結論即使正確，其通行範圍亦姑且限於本國，不當以此結論妄去應用於外國事情之上，亦不可以外國之結論拿來隨便應用。人的頭腳雖同，鞋帽却難通用，此小事人無不知者，而吾於此乃猶嘵嘵費詞，此其所以爲蛇足也。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南京中央大學所講。

漢文學的前途

今天所談的是中國新文學之將來，題目却是漢文學，這里須稍有說明。我意想中的中國文學，無論用白話那一體，總都是用漢字所寫，這就是漢文，所以這樣說，假如不用漢字而用別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羅馬字也好，反正那是別一件東西了，不在我所說的範圍以內。因為我覺得用漢字所寫的文字總多少接受着漢文學的傳統，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寫下去，與這傳統便漸有遠離的可能了。

漢文字的傳統是什麼，這個問題一時也答不上來，現在只就就感到的一部分來一說，這就是對於人生的特殊態度。中國思想向來很注重人事，連道家也如是，儒家尤為明顯，世上所稱中國人的實際主義即是從這里出來的。孔孟的話不必多引了，我們只抄孟子離婁裡的一節話來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我想這禹稷精神當是中國思想的根本，孔孟也從此中出來，讀書人自然更不必說了。在詩歌裡自詩經離騷以至杜甫，

一直成爲主潮，散文上更爲明顯，以致後來文以載道的主張發生了流弊，其形勢可想而知。這如換一句話說，就可以叫作爲人生的藝術，但是他雖執著人生，却不偏向到那一極端去，這是特別的一點。在自家內有道家與法家左右這兩派，在外邊又有佛教與基督教這兩派，他在中間應酬了這兩千年，並未發生什麼動搖，可知其根本是很深穩的了。其特色平常稱之曰中庸，實在也可以說就是不徹底，而不徹底却也不失爲一種人生觀，而且這也並不是很容易辦的事。大抵這完全是從經驗中出來的，道家的前輩經驗太深了，覺得世事無可爲，法家的後生又太淺了，覺得大有可爲，儒家却似經過憂患的壯年，他知道這人生不太可樂，也不是可以拋却不管了事的，只好盡力的去幹了看，這即是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態度。道家與佛教，法家與基督教，各站在一極端，自有他的理想，不是全便是無，儒家不能那樣決絕，生活雖難，覺得不必絕粒餓死，也難望辟穀長生，餘下的一條路還只是努力求生，如禹稷者卽其代表，迨生盡死至，亦便渣然，以個人意見言之，正復恰合於生物之道者歟。

中國民族的這種人生觀，在漢文學上可以說是倫理的傳統，我看一直佔着勢力，不會有什麼變動。這是一個很好的本本水源，從這裡可以長發出健全的藝術以及生活來，將來的文學自必沿着這道路前進，但是要緊的一點是在強固地立定基礎之外，還要求其更切實的廣化。中國的倫理根本在於做人，關於這個說明，孔子曰，仁者人也。近世焦理堂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這一節說得極好。當作生活南針的確已是十分好了，但是在學術藝文發展上，對於人其物的認識更是必要，而這在中國似正甚缺少。本來所謂人的發見在世界也還是近代的事，其先只是與神學思想的對立，及生物學人類學日益發達，人類文化的歷史遂以大明，於是人的自覺才算略成就。又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固是千古名言，確實足爲中國固有思想的代表，唯此但爲政治道德之大綱，而其目或尚有未備。莊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這里嘉孺子而哀婦人一句話，恰補充得很好，此固是仁民所有事，但值得特別提出來說，這與現代的兒童研究和婦女問題正拉得上，我想在將來中國的道德政治，學術文藝上，這該有重大的地位，希望中國文化人肯於此予以注意。過去多少年間中國似乎過分的輸入外國思想，以致有類似流弊的現象發生，但稍爲仔細考察，其輸入並未能及日本前例之三分之一，且又未能充分消化吸收，所謂流弊乃即起因於此，蓋不消化亦會中毒也。吾人吸收外國思想固極應慎重，以免統系迥殊的異分子之侵入，破壞固有的組織，但如本來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與

知識，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產之一部分，則正應努力赶上獲得，始不忝爲文明國民，通今與復古正有互相維繫之處。中國固有思想重人事，重民生，其發現於哲學文藝上者已至顯明，今後則尙期其深化，於實際的利用厚生之上更進而爲人間之發見與了解，次又由不敖無告之精神，益廣大化，念及於孺子婦人，此亦是一種新的發見與了解也。由此觀之，將來新文學之偉大發展，其根基於中國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於世界的新興學問之培養者亦半，如或不然，雖日日閉戶讀離騷，卽有佳作亦是楚辭之不肖子，沒有現代的意味。在現今的中國，希望將近世生物人類兒童婦女各部門的學者學說全介紹進來，這件事顯見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文化界至少不可不有這麼一種空氣，至少有志於文學工作不可不有此一點常識，簡單的一句話，也只是說文學不再是象牙塔裡的事，須得出至人生的十字街頭罷了。中國新文學不能孤立的生長，這里必要思想的分子，有自己的特性而又與世界相流通，此卽不是單講詩文的所能包辦，後來的學子所當自勉而不必多護者也。於今不必多徵引外國舊事以爲左證，但聞近時有日本文學批評家推舉本國文人，以夏目漱石，森鷗外，長谷川二葉亭三氏爲代表，以其曾經世界文藝之磨鍊，此言大有見解，中國文人正大可作爲參考也。

在論語裡孔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這兩句話的意思極是，却也很平常，不必引經據典的說，一般人都都會贊成，認爲寫文章的正常規律，現在却這樣

鄭重的徵引者，別無什麼重要緣故，實只是表明其有長久的傳統而已。從前我偶講中國文學的變遷，說這里有言志載道兩派，互爲消長，後來覺得志與道的區分不易明顯劃定，遂加以說明云，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現在想起來，還不如直截了當的以誠與不誠分別，更爲明瞭。本來文章中原只是思想感情兩種分子，混合而成，個人所特別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見得是人生共同的，到了這里志與道便無可分了，所可分別的只有誠與不誠一點，即是一個真切的感到，一個是學舌而已。如有誠，載道與言志同物，又以中國思想偏重入世，無論言志載道皆希望於世有用，此種主張似亦相當的有理。顧亭林著日知錄卷十九有「文須有益於天下」一則，其文曰：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又文集卷四與人書二申云：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顧君的正統思想鄙人深所不取，但這里所說文須有益於天下，却說的不錯，蓋中國人如本其真誠爲文，結果自然多是憂生惻亂之情，即使貌若閑適，詞近靡麗，而其宗旨則一：是卽是有益於世，謂之明道殆無不可矣。孔子刪述六經未爲定論，不敢率爾附和，但如云古來賢哲述作，

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則鄙人亦甚同意，且覺得此比喻下得極妙，安特勒也夫曾云，文學的偉大工作在於消除人間所有種々の界限與距離，案是即仁人之用心，正可爲顧君之言作爲證明。由是言之，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苟出於此種用心，其文學的價值亦仍重大，未可妄意軒輊，唯勦襲諛佞，自是有損無益，其故正由於不誠耳，若注虫魚命草木乃是學者所有事，與立言固自無關也。統觀中國文學的變遷，最大的毛病在於摹仿，勦說雷同，以至說謊欺人，文風乃以墮地，故鏡情僞一事，誠如顧君所言，至爲重要。日知錄中曾論之曰：

「黍離之大夫，始而搖々，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々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此論本爲錢謙益而發，但語甚有理，讀中國古文學者固可以此爲參考，即在將來爲新文學運動者讀之亦未爲無益也。

再從誠說到達，這裡的話就只有簡單的幾句。寫文章的目的是要將自己的意思傳達給別人知道，那麼怎麼盡力把意思達出來自然是最要緊的一件事，達意達得好的即是好文章，否則意思雖好而文章達不出，誰能夠知道他的好處呢。這些理由很是簡單，不必多贅，只在這裡將我的私見略述一二點。其一，我覺得各種文體大抵各有用處，駢文也是一種特殊工具，自有其達意之用，

但是如爲某一文體所拘束，如世間認定一派專門仿造者，有如削足適履，不能行路，無有是處。其二，白話文之興起完全由於達意的要求，並無什麼深奧的理由。因爲時代改變，事物與思想愈益複雜，原有文句不足應用，需要一新的文體，乃始可以傳達新的意思，其結果卽爲白話文，或曰語體文，實則只是一種新式漢文，亦可云今文，與古文相對而非相反，其與唐宋文之距離，或尙不及唐宋文與尙書之距離相去之遠也。這樣說來，中國新文學爲求達起見利用語體文，殆毫無疑問，至其採用所謂古文與白話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則完全由作家個人自由規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卽用漢字寫成者是也。如由各個人的立場看去，漢字漢文或者頗有不便之處；但爲國家民族着想，此不但於時間空間上有甚大的連絡維繫之力，且在東亞文化圈內亦爲不可少的中介，吾人對於此重大問題，以後還須加以注意。

我想談漢文學的前途，稿紙寫了七張，仍是不能得要領。這原來是沒法談的問題。前途當然是有的，只要有人去做。有如一片荒野，本沒有路，但如有人開始走了，路就出來了，荒野盡頭是大河，有人跳下去游泳，就渡了過去，隨後可以有渡船，有橋了。中國文學要有前途，首先要中國人。中國人的前途——這是又一問題。現在祇就文學來談，我記起古時一句老話：士先器識而後文章，我覺得中國文人將來至少須得有器識，那麼可以去給我們尋出光明的前途來。我想這希望不會顯得太奢罷。

附記

民國二十九年冬曾寫一文曰漢文學的傳統，現今所說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讀者之意，今說明一句，言論之新舊好歹不足道，實在只是以中國人立場說話耳。太平時代大家興高采烈，多發爲高論，只要於理爲可，卽於事未能，亦並不妨，但不幸而值禍亂，則感想議論亦近平實，大抵以國家民族之安危爲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談，亦是當然也。中國民族被稱爲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繫維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無甚足取，唯亂後思之，正大可珍重。我們繙史書，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爲梗，又看報章雜誌之記事照相，東至寧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々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卽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做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漢字漢語，其來已遠，近更有語體文，以漢字寫國語，義務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結果，現今青年以漢字寫文章者，無論地理上距離間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這一件小事實有很重大的意義。舊派的人，歎息語體文流行，古文漸衰微了，新派又覺得還不够白話化方音化，也表示不滿意，但據我看來，這在文章上正可適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

功，助成國民思想感情的連絡與一致，我們固不必要褒揚新文學運動之發起人，唯其成績在民國政治上實較文學上爲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認。以後有志於文學的人亦應認明此點，把握漢文學的統一性，對於民族與文學同樣的有所盡，必先能樹立了國民文學的根基，乃可以大東亞文學之一員而參加活動，此自明之事實也。關於文人自肅，亦屬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於人，且卽不言而喻，故從略。民國癸未七月二十日記。

(藝文)

第二分

讀書的經驗

買到一冊新刻的汴宋竹枝詞，李于潢著，卷頭有蔣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銘，寫得談諧而又樸實，讀了很是喜歡，查七經樓文鈔裡却是沒有。我看著這篇文章，想起自己讀書的經驗，深感到這件事之不容易，摸著門固難，而指點向人亦幾乎無用。在書房裡我念過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與古文析義只算是學了識字，後來看書乃是從閑書學來，西遊記與水滸傳，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可以說是兩大類。至於文章的好壞，思想的是非，知道一點別擇，那還在其後，也不知道怎樣的能够得門徑，恐怕其實有些是偶然碰著的吧。卽如蔣子瀟，我在看見游藝錄以前，簡直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父師的教訓向來只說周程張朱，便是我愛雜覽，不但道咸後的文章，卽使今人著作裡，也不會告訴我蔣子瀟的名字，我之因游藝錄而愛好他，再去找七經樓文與春暉閣詩來讀，想起來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國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來，大抵是同樣的機緣，雖然今人推重李卓老不是沒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壞而在其建設，

其可貴處是合理有情，奇崛橫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從這些人裡取出來的也就是這一些些，正如有取於佛菩薩與禹稷之傳說，以及保守此傳說精神之釋子與儒家。這話有點說得遠了，總之這些都是點點滴滴的集合攏來，所謂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來覺得很可珍惜，同時却又深知對於別人無甚好處，而仍不免常要饒舌，豈真敝帚自珍，殆是舊性難改乎。

外國書讀得很少，不敢隨便說，但取捨也總有的。在這裡我也未能領解正統的名著，只是在文藝挑了幾個，別無名人指導，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與讀中國書沒有什麼兩樣。我所找着的，在文學批評是丹麥勃蘭兌思，鄉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國男，文化人類學是英國弗來則，性的心理是葛理斯。這都是世界的學術大家，對於那些專門學問我不敢伸一個指頭下去，可是拿他們的著作來略爲涉獵，未始沒有益處，只要能吸收一點進來，使自己的見識增深或推廣一分也好，回過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點，就很滿足了。近年來時常聽到一種時髦話，慨歎說中國太歐化了，我想這在服用娛樂方面或者還勉強說得，若是思想上那裡有歐化氣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氣秀才氣以及官氣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學精神，這本來是希臘文明的產物，不過至近代而始光大，實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謂疾虛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覺得西哲如葛理斯等的思想實在與李愈諸君還是一鼻孔出着氣的，所不同的只是後者靠直覺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則從學理通過了來，事實雖是差不多，但更是確實，蓋智慧從知識上來者其根基自深固也。

這些洋書並不怎麼難於消化，只須有相當的常識與虛心，如中學辦得適宜，這與外國文的學力都不難習得，此外如再有讀書的興趣，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讀書一直是暗中摸索，雖然後來找到一點點東西，總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陳述，貢其一得；若野芹蠶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來因為漸已懂得文章的好壞，對於自己所寫的決不敢自以為好，若是裡邊所說的話，那又是別一問題。我從民國六年以來寫白話文，近五六年寫的多是讀書隨筆，不怪小朋友們的厭惡，我自己也戲稱曰文抄公，不過說儘是那麼說，寫也總是寫着，覺得這裡邊不無有些可取的東西。對於這種文章不以為非的，想起來有兩個人，其一是一位外國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燁齋。燁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戲題，可是寫信時也會用過，可以算是受過默許的。他於最後見面的一次還說及，他自己覺得這樣的文很有意思，雖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為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總是該死的。那時我說，自己並不以為怎麼了不得，但總之要想說自己所能說的話，假如關於某一事物，這些話別人來寫也會說的，我便不想來寫。有些話自然也是頗無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頭幾篇，關於鬼神，家庭，婦女特別是娼妓問題，都有我自己的意見在，而這些意見有的就是上邊所說的讀書的結果，我相信這與別人不盡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見也更正確。所以人家不理解，於別人不能有好處，雖然我十分承認，且以為當然，然而在同時也相

信這仍是值得寫，因為我終於只是一個讀書人，讀書所得就只這一點，如不寫點下來，未免可惜。在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謙虛，却也是無法。我不喜歡假話，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畧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認，如再謙讓也即是說謊了。至於此外許多事情，我實在不大清楚，所以我總是竭誠謙虛的。

啓蒙思想

偶閱梁僧寶唱所編經律異相，卷十一菩薩部十之二，現爲大理家身濟懺及蛇狐第四，引布施度無極經，敘菩薩誓願云：

「衆生擾々，其苦無量，吾當爲地。爲旱作潤，爲濕作筏，飢食渴漿，寒衣熱涼，爲病作醫，爲冥作光，若有濁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度彼衆生矣。」此誓詞誠佳。不獨十方諸佛，皆讚善哉，卽吾輩凡夫亦聞之歡喜佩服，是固卽是禹稷之用心，亦爲孔孟之所努力宣揚者也。大乘菩薩捨身利衆之行爲，豈易企及，平常讀書人當如此存心，事實上執筆寫文章所能做的，也只是爲病作醫，爲冥作光這個願心，一字一行雖是細微，亦費心血，所冀有半麻半麥之益，功不唐捐耳。古人作文希望有功於人心世道，其實亦本是此意，問題乃在於所依據的標準，往往把這個弄顛倒了，藥劑吃錯，病反增進，認真爲明，妄加指示，則導人入於暗路，致諸禍害，正是極常見事也。據我想這問題也還簡單，大小只須講一個理，關於思想的但憑情理，但於人無損有益，非專爲一等級設想者，皆善也，關於事物者但憑事理，凡與已知的事實不相違背，或可以常識推知其然者，皆可謂真，由是進行，庶幾近光而遠冥矣。唯習俗相沿，方向未能悉正，後世雖有識者，

欲爲變易，其事甚難，其人遂亦不易得，二千年中會找得三人，卽後漢之王仲任，明之李卓吾，清之俞理初，而世人不知重，或且迫害抹殺之，間嘗寫小文表揚，恐信受者極少，唯亡友燁齋表示同意而已。今且另舉三數人，所談不關倫理之鉅或男女之微，此刻現在似在可言之列。其一是孫仲容，在他的文集。籟廬述林卷十有一篇與友人論動物學書，今節錄其一部分於下云：

「動物之學爲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虫魚鳥獸畜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皆在詁經，遺略實衆，陸佃鄭樵之倫，撝拾浮淺，同諸自命。……至古鳥獸虫魚種類今旣多絕滅，古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獸，荒遠難信，卽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爲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蠃，腐草爲螢，以速應鳩爵蛤之變化，稽賈物性，亦殊爲疏濶。……又中土古有蛾，詩春秋皆詳言之，說文虫部及左傳孔疏引洪範五行傳說其形，並云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今水虫絕不聞有以氣害人者，而印度有電魚形如木勺，能發電傷人物，竊疑古蛾卽電魚，射人之氣卽電耳，而謂爲含沙射影，則不經之論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說者不審，遂謂似鼈三足，今動物學書說諸虫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殆皆傳之失實矣。」末又謂四靈中麟鳳龍三者後世幾絕跡，今澳洲有鸞鳥，其羽毛華美，或卽鳳類，龍則化石中有之，與鼈略相近，麟似卽麋鹿之別種，天壤間亦容有其物，

結論乃云：

「而中土所傳雲龍鳳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因不必曲徇古人耳。」孫君爲經學大師，如今尚存行年九十三矣，而對於生物有如此通達的知識，現今許多少壯人尙當見之生愧，誠可謂難得。其二是劉青園，在所著常談中有好些好意思，都是關於鬼者，今錄其卷一的一則云：

「鬼神奇跡不止匹夫匹婦言之鑿々，士紳亦嘗及之。唯余風塵斯世未能一見，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爲惡，故無鬼物侵陵，德不足以爲善，亦無神靈呵護。平庸坦率，無所短長，眼界故宜如此。」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談鬼狐妖怪事，故幼兒輩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惡獸盜賊之傷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無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說夢占夢詳夢等事。」其三是李登齋，也是關於鬼的意見，見所著常談叢錄卷六中，題曰性不見鬼，其文云：

「予生平未嘗見鬼形，亦未嘗聞鬼聲，殆氣稟不近於陰耶。記少時偕族人某宿鵝塘楊甥家祠堂內，兩室相對，晨起某盪然曰，昨夜鬼叫嗚々不已，聲長而亮甚可畏。予謂是夜行者戲作呼嘯耳，某曰略不似人聲，烏有寒夜深更，奔走正苦，而歡娛如是者，必鬼也。予終不信。越數日予甥楊集益秀才夫婦皆以暴病相繼歿，是其所聞者果爲世所傳勾攝之走無常耶？然予與同堂隔室宿，殊不聞也。郡城內廣壽寺前左有大宅，李玉魚庶子傳熊故居也，相傳其中多鬼，予嘗館寓於

此，絕無所聞見。一日李拔生太學偕客來同宿東房，晨起言夜聞鬼叫如鴨，聲在壁後，呀呷不已，客亦謂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聽之果有聲，擦被起坐，靜察之非虫非鳥，確是鬼鳴。然予亦與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聞，詢諸生徒六七十人，悉無聞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歲曾以訟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則後堂啼叫聲，或如人行步聲，器物門壁震响聲，無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幾難言狀。然予居此兩載，迄無聞見，且連年夏中俱病甚，恆不安寐，宵深每強出臥堂中炕座上，視廣庭月色將盡陞簷際，乃復歸室，其時旁無一人，亦竟毫無影响。諸小說家所稱鬼物雖同時同地而聞見各異者甚多，豈不有所以異者耶。若予之強頑，或鬼亦不欲與相接於耳目耶，不近陰之說尙未必其然也。」不佞是相信神滅論的，至少也是以不知爲不知的，故對於劉李二君的見識與態度甚爲佩服，即使還不够說爲冥作光，那種根據自己的經驗，直截表示，可以說是求真的態度，最值得我們的取法。本來鬼也是可以談得的東西，只是有條件，這便是要爲說鬼而說鬼。

癸辛雜志說東坡的事云：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這樣的談鬼才有意思，若是自己信鬼，瞪目結舌，說與衆人聽，則村中翁媪都會，只值得有篤志學徒珥筆鈔錄，不必自災紙墨也。若或假借鬼物以示勸戒，以便私圖，標號曰神道設教，是則實與巫工無異妄說禍福，備取燈油錢入己，如依章實齋筆法，當云並干三尺殿籙者也。所以說到底時，最善談

鬼的須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關於鬼的信仰與記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罷了。講到這裏，我便要再舉出一個人來，即其四是俞曲園，是也。俞先生行年六十，正是前一個庚辰年，起手著作其唯一小說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這如繆藝風在行狀上所說，可以與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五種，孫彥清的寄館四志相並，是清代小說中的佳作，但是右台仙館另有一種特色，爲別家所無者，便是說鬼而未必信鬼，卷首小詩二首之一云，正似東坡老無事，聽人說鬼便欣然，可以見之。筆記卷十二中有一則，記見鬼事數項，末云：

「余神識早衰，近益昏眊，雖視人之鬚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見鬼矣。」寥寥數語，殊有排調之趣，先輩風致真不易及，我們拍桌打凳而講無鬼，相形之下，良自慚已。

上文拉扯得很廣，終於未能得要領，現在來總結一下，以便佳筆。這裡所說都是前代先賢的話，實在的意思却是在於現今，欲向少壯諸君進一言耳。先輩既多明達者，後來者當更精進，希望有人發揮而光大之，即以中學所得來的科學知識，少加整理，便足爲常識之基本，持以判別舊來的傳承，使有條理，當非難事也。志怪說鬼，亦非不可，要知此事甚非易，且留俟有能力者爲之，有如詩文小說，非人人皆可染指者也。不過我今所云乃是常理，在亂離之世，感情思想一時凌亂莫可收拾，啓蒙運動無從實現，今亦如漁洋山人言，姑妄言之姑聽之可也。廿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新文字蒙求

晚清時代的學者裡面有好些是我所佩服的人，現在只說某一方面的共有兩個，這便是王萊友與張香濤。或者要有人覺得奇怪，此二人有點列舉得不倫不類，這批評也頗有理，假如我們認爲那是說文釋例的與勸學篇的作者。不過我這裡的看法稍有不同，我把他們的書目答問翰軒語與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相提並論，其間自然可以有一種連繫，共通的特色是肯爲後生初學指點說法，我所佩服的便是這一點。兩三年前寫看書偶記會約略說及，讀翰軒語中有云：

「復堂日記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條云，閱翰軒語，不必窮高極深，要爲一字千金，可謂知言。六十年來世事變更，乃竟不見有更新的學術指南書，平易誠摯，足與抗衡者，念之增慨。」又讀文字蒙求中云：

「清朝乾嘉以後國學大師輩出，但其所經營者本是名山事業，殆無意爲小學生預備入門梯階故至今說文仍爲難讀之書，所謂小學終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葉也。王萊友於文字學上想到童蒙求我，雖是草創之書，歷整整百年，還須推獨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後人愧慙耳。」我常這樣想，現代的學者太是小乘的了，平常在研究所埋頭用功，苦心著書，本是很好的事，但其目的差不多

就是寫自己的博士論文，只要有驚人的新發明，即使轉入牛角灣去也無妨礙，這正是聲聞乘的行爲，至多是得到阿羅漢果，還仍是個自了漢罷了。大乘菩薩的衆生無邊誓願度固然不容易做到，但是這樣態度却是學者所應有的，自己辛苦的得聞半偈，便當想念有些人無緣聞法，要怎樣幫助他們才好。學者爲青年人設想，寧可耽誤了自己的修行，分出點工夫來寫入門的書，此正是法施功德可以與濟貧相比，即使只是幾本小書，而中含大慈悲心則無有殊異。可惜的是這種人太少，好容易有了一個，後邊就接不上，我們小時候見到書目答問，這是如何的重寶呢，指引我們審擇買書，賽過有良師益友，可是眼看四十個年頭過去了，還只是那一部書，近來范希曾始有補正，未能算是新作，這與文字蒙求之後只有訓禮卿的廣義一樣。王荻友原書本來也是根據說文，但其中改變舊說，自出新意的地方亦所在多有，廣義於此等處却重引前說，或涉及陰陽五行，悉與本文乖違，未免可笑。如月巾下原文云：

「以上二字各有象形，不必謂之從口也。」廣義乃一一引說文云，從口，二其飾也，又云，從口，一象系也。卷首第一字爲日字，原文云：

「日中有黑影，初無定在，卽所謂三足鳥者也。」是完全以象形解釋，廣義則加以玄學的說明云：

「太陽之精不虧，故從口，一以象形，中央之一古文乙字之變，陽中有陰，故日中有黑影

如離卦然。」此種說法以談文字，既未必高明，持予童蒙，更難領受矣。

上文所說張王二君的四種書，現在都很有需要，因為是啓蒙的或是初學工具書，缺少這些，則學問不易發達，雖有專門家亦只是爲學界做裝飾而已。不過我們所要的乃是新作，並非單是增訂或注疏之類，例如「新書目答問」的內容，應當於書目答問之上加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與販書偶記的份子，使讀者一檢即得，能知是書之刻本異同優劣，可以不合於大師之家法，總須適於學子之實用。至於「新文字蒙求」，也用同樣的方針，參加古今中外的材料，不必定想把文字學的精髓傳授給人，至少能引起青年人對於漢字的一點興趣，就很好了。王氏自序中云：

「雪堂謂筠曰，人之不識字也病於不能分，苟能分一字爲數字，則點畫必不可以增減，且易記而難忘矣。苟於童蒙時先令某爲象形，某爲指事，而會意字卽合此二者以成之，形聲字卽合此三者以成之，豈非執簡御繁之法乎。」這個意思本來很對，在西歐言語學上也就是語源的解說，不算什麼新鮮，從前學英文時從馬孫氏文法上見到一點，覺得很有意思，使我對於文法書頗感興趣。這是在講名詞之陰陽屬的變化，註中說及主人(Lord)這字乃是古英文 *htweard* 之省，意云麵包管理者，而主婦(Lady)原語爲 *haetdige*，意云製麵包者。後來我又知道古英文中有 *hlata-sta* 一語，意云喫麵包者，乃是僕人，更有談諧之趣矣。此外就偶然記憶的說，如甘草(Liquorice)字一見似是拉丁來源，而實出希臘語 *glykorhiza*，意云甘根，又蒲公英(*Dandelion*)雛菊(*Daisy*)

都是常見的草花，其原文一爲法文 *dent de lion*，意云獅子牙齒，一爲古英文 *daeseage*，意云日之限。在拼音文字里就只是這些意義的變遷覺得有趣味，英國都已有威克來與斯密士等人寫了好許多書，引人入勝，若漢文又有象形指事的花樣，更爲有趣，自然更容易寫成可讀的書。本來文字蒙求也編得很好，只是一個之字的羅列，興趣容易分散，尙不宜於初步的讀者，此外則因時代關係，甲骨鐘鼎文字的材料未能利用，亦是可惜。現在似乎可以像斯密士著那小冊英語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樣子，分幾章來講，或依六書，或照語類，深入顯出，觸類旁通，迤邐說來便自有嘉趣，不要怕損了學者的「紗帽翼子」，但求得童蒙的一顧，此事便不白做矣。蒙求中收止字，此本是足趾，只有小篆，已不甚似，此處即應不吝氣的照甲骨文寫一個脚八極子，以此爲本而講到步，由此而陟而涉，與陟相對的降，從彳從止，便牽連到行，及出亦從止，各從倒止，意即是格，而客字也跟了出來，這樣的安排，在內行人的手裏，運用豐富的資料，大抵可以寫成一章通俗而充實的文吧。不過話說到這裏，要緊的還是須得有人來寫，這却又須得不但是專家而且還要肯做這利他的工作的。從前曾經對故友燁齋提過幾次，他總是說原則上贊成，因病不能寫，現在難道可去電燈柱上貼廣告麼，也只好這樣說之空話，表示一種漠然的希望罷了。或曰，何不自己來動手？莊生說得好，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道德漫談

從杭州蒐得排子讀史記二冊，不佞絕不喜史論，而此書乃不惜高價遠道以得之，則因其爲鄉人著作耳。書不分卷，而分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四目，共計書後百一十篇，由陰葉駿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於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後矣。史論只是那麼一回事，讀去本無甚期待，如說漢高帝一生有兩哭兩泣，頗可解頤，但亦不過波峭而已，末一篇書貨殖列傳後，却很寫得有意思。其大旨謂謀道不謀食，爲三代以前言之也，學者必先治生，爲三代以後言之也。結論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來卽有衣食之憂，第其憂有上下之別耳。一民飢由己飢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時則憂在上矣，故下可不憂。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時則憂在下矣，雖欲勿憂，其可得乎哉。」這一節話讀了很有點喜歡，因爲與我平日的意見相似。葉君在文中歷叙他的理論的根據，有云：

「三代之時，仕有祿，農有田，百工技藝莫不有所，民間出入豐歉，皆君爲之計，循其法而行之，無不得食。及井田廢而王道壞，人無恆產，仕而得祿者十無一二，餘皆藉其智力，以自食於農工商賈之途，謀之則得食，不謀則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饑寒飽暖，一惟己之智力是問矣。」

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貢貨殖，其餘皆憂道不憂貧，未聞有飢寒而死者。噫，是時先王遺制未泯，恆產猶在人間，至貧如顏子，猶有負郭田百畝，彼所謂不憂貧，特不作富貴想耳，豈至飢寒而死哉。」這些話都說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過於理想，不能作為確實的根據。井田等三代之善政於史上多無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學裡也難找得這種類例，所以如信為史實，以為民生衣食之憂有兩個時期，即憂有上下之別，那是不對的，但假如當作儒者理想看，說儒家思想有兩段落或分派，此即飢寒由己，民以奉君，憂在上與憂在下這兩種，那麼這道理不但說得過去而且也是很有意義的事了。老實說，我平常是頗喜歡儒家，却又同時不很喜歡儒家的。從前與老朋友談天，講到古來哲人諸子，總多怨周秦而非漢，或又怨漢而非宋，非敢開倒車而復古也，不知怎的總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為這大概是被後人弄壞的，世間常說孔孟是純淨的儒家，一誤於漢而增加荒誕分子，再誤於宋而轉益嚴酷，我們也便是這樣看法，雖然事實上並不很對，因為在孔孟書中那些矛盾也並不是沒有。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

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這裡的話有些有點兒不合事理。禹稷顏子如果同道，那麼其形跡不同當由於地位之異，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說平世亂世似乎分得不對，禹時有洪水，雖非亂世，豈不是大災禍之時乎。至於以同室與鄉鄰之鬪分別作譬喻，更欠切貼，只要全篇通讀一過，即可看出不能自圓其說。照這樣看來，我們把一切都歸咎後儒，未免很有點冤枉的。我想，這個毛病還是在於儒家本身裡，他有前後兩宗分子摻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當然的了。所謂前後分子，最好便借用悻子的現成話，即是飢寒由己，民以奉君這兩樣不同的觀念，換句話說，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後有主奴之別也。這樣看來，我們喜歡與不喜歡的原故也就可以明瞭，其理由也可以說是並沒什麼不合了。孟子書中於贊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體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對於梁惠王齊宣王都說過同樣的話，在盡心上伯夷避紂章中又反覆的說，可見這在孟子是極重要的事，無論實行上效果如何，總之這還是古聖心法的留遺，至少是以禹稷為模範的，可以說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盡心下云：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爲了這幾句話，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穩聖廟，而且還幾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顯得出孟子的真精神，與其思想的真來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問中大罵楊墨，最言重的是這一段：

「楊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子姑且不論，墨子實在是禹之徒，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實可徵，若守宋國一事，已儘足與子貢存魯相比，孟子尊大禹而於墨子加以羅織，未免於理有乖，視上文論鬪更差一步矣。論語記言甚簡略，故孔子無具體的大段言論，惟對於禹之傾倒極爲顯著，至稱之爲無間然，又其所標舉德目最要爲仁與智與勇，此雖稍爲抽象，但亦正與後來的小乘派截然不同。莊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這雖是道家所說的話，却是很得要領，顯得出儒家廣大的精神，總是以利他爲宗，與飢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後來儒者便是另一條路，蓋其思想轉爲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饑死事小，失節事大，天地萬物只以三綱統之，孔子所舉示的仁智勇已被閣置，改易爲忠孝貞節此，三者本亦不壞，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於對於君父與夫的服役，與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廣狹顯然大異，即使不說別的其爲小乘總是無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無犧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這便容易有威福

的傾向，故此種教條無論怎樣說的巧妙圓到，總不能完全脫掉利己的氣味，實是無可如何的事，蓋由於事實然也。

以上所說本來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說得很凌亂，難免有些錯誤，不過這都沒有多大關係，我對於經學或哲學不曾有研究，說錯看錯無寧說是當然，這裡我只是以中國人的關係對於本國的事來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儘管說的不對，我只想表明這一點意見，中國思想中有爲人民與君父的兩派，後者後來獨佔勢力，統制了國民的道德觀念，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讀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記多是大官，孝子節婦等事，看筆記則大都講雷擊不孝，節婦子中舉，展卷輒感不愉快，此皆所謂有益於風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響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務恫嚇，不服事將有鬼責，在下者計利得，服事將獲富貴，是使父子夫婦之親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維繫，反而責報償論利害，豈非以涼薄爲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國道德標準宜加改正，應以愛人親民爲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已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卽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話，在現今中國相信却是良藥，只是如何喫下去，則不佞尙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藥水到了肚裏，怎樣作用生出反應，身裡的老病和舊毒怎樣的變化增減，原有鐵似的自然法則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變動，俗語云，醫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盡心開一方案，但如說得不敬一點，則又可謂之盡人事也。廿九年九月四日。

女學一席話

尋壘避客，有老友携啤酒見過，不得不接見。酒味苦如藥，甫罄一杯，客即發問，曰對於女子教育意見云何。聞之酒悉化汗，自額上出，而客意甚誠，豈有千金在中學畢業，來詢求學方向，不能不作答。斂神養氣久久乃對曰，如世間所云，賢妻良母，當是最平穩的主張，但是鄙人不能贊一辭。爲什麼呢？這有兩種理由。其一如何是賢妻良母，我不能知道。論一件事情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標準，因時地而異，周公周婆的問題還在其次。德國學者希耳息菲耳特博士著游記曰男與女，分遠東南洋印度近東四部，記所見聞性的風俗，因爲出於專家之手，足資參考。他在印度大忌林地方遇見西藏女人的紀事很有意思。原文云：

「西藏女人在性學者看來有特別的興趣。身體魁偉，骨格堅實，挂滿了各種珍飾；嘴裡咬着短煙管，她從西藏高原大踏步走向市場去，後面跟着她的三個以至五個丈夫，大抵是兄弟；背了貨物在她後邊跑，像奴隸一樣。」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是中國。那裡是行着合法的多妻制，游記有一節云：

「據計算說，現在中國人中有百分之約三十只有一個妻子，百分之約五十有兩個妻子，百分之

士娶有三個以至六個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個以上，有的多至三十個妻子或者更多，關於張宗昌將軍，據說他有八十個妻子，在他戰敗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個，其餘的都給錢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個乞丐告訴我，他在正妻之外還養着兩房正妾云。」以上所說固然是兩民族的事，儘足證明標準之怎樣的可以不一致。照前者來說，賢妻的標本當是武后山陰公主，這自然是不可爲法，但如後者則關雎螽斯不妬之德乃是最高之女性道德，雖然是古來的傳說如此，不過我想現在也未便卽以此爲教育之標準吧。再說，將來的理想的賢妻良母應當如何，這是一個大問題，現今却是沒法談，所以歸根是不能知道。其二，如何是賢夫良父，這又是不明白的事。許多事情都是對待的，要想叫女人作賢妻良母，對於男子方面也不得不問一聲，怎樣是賢夫良父，以便對照設計。可是這個不但我不知道，恐怕別人也都不能比我知道得多。中國紳士大抵不喜歡說自己不好，現在就不必來多說致犯衆怒，只須簡單的說一句，照現在多數男子的生活，要說誰是夠得上模範的好的丈夫與父親，大約誰都有點不好意思承認吧。總結一句話，賢妻良母，雖是四平八穩的主義，講得圓到一點可以新舊咸宜，可是我覺得有這些難處，所以無法着手，只好敬謝不敏了。

那麼從職業問題上來談女子教育感，這也不好辦。現在男子的職業還成問題，大學畢業的出路只有做官，辦報，教書這幾種，生產事業方面幾乎沒有，更不必說戰後的民不聊生，農工失業

不知政治家將何以善其後，此刻來爲婦女計劃職業，我們外行實在覺得無從下手。或者就去在做官辦報教書的三途中分得位置，也可以說是一種辦法，但是現今中國的家庭與市場都還是舊式組織的，主婦如出外就薄給的職業，同時家中即須添僱用人，結果在利益上還是差不多，這即使不是如古人所說的易子而食，也總近於易子而教吧。老實說，現在女子求教育，不可從職業着想，如作爲裝飾看，倒還不錯。列位不要以爲這里含有什麼諷刺，實在是如字說的老實話，至於因爲老實而稍似唐突，或亦難免。所謂裝飾，不必將學位證書裝框高懸，或如世間所說，大學文憑可作嫁妝的一部分，其實只是憑了學問與教養的力，使姿態與品格自然增高，這是極好的精神上的裝飾，在個人是值得用了十載寒窗的苦工去換了來的。國民中間有教養的人多，豈不也是國家的名譽，所以這種裝飾正是未可非薄的，就怕的民窮財盡，將不可多得耳。現在話休煩絮，女人如要求學問，我覺得第一須與家庭社會的問題分離，這些問題即使有改革之必要，一時無從說起。石川啄木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裏會說道：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變，可以如意的改變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女子的高等教育，如說的迂濶一點，當以爲學問而學問爲理想，這與家庭社會的現狀雖似無關係，但如上文已曾說及，於國家民族的文化前途却不是無補的。其缺點是只能爲少數說法，必須其父母能供

給求學；出閣後要家門清吉，於家務之餘，可以讀書用功替代打牌看戲，這才合格，事實上當然不能太多，但或者也還不致於很少乎。其實這種資格在男子想還不甚難得，今專對女子而言者，蓋以男子志在四方，多有出仕的野心，學問流爲敲門之磚，比比皆是，反不如女子無此特權，多有純粹爲學的可能，鄙人上條陳於女子而不往煩紳士諸君之清聽者，實爲此故耳。

引言拉得頗長，講到本文，只有簡單的幾句話而已。女子做學問，我想最好是文化史一類的工作，這不但現在中國最缺乏，實在也於女子相宜。本來男女求學機會應當平等，女子如喜歡去弄理工方面，別無不可，不過那些東西男子着手的很多，還不如這邊學問也極重要而較爲冷寂，女子求學可以不謀功利，正適於擔負這個責任。中國史學不可說不發達，從我們外行人看來，總覺得向來偏於政治史，其次是軍事，經濟已絕無僅有，至於人民生活便幾乎找不到紀錄，後來也不大有人加以注意。太炎先生曾說，儒生高談學術，試問以漢朝人喫飯時情狀便不能知，這話實在說得不錯。我現在便是想勸女士們來做這面的學問。漢朝人喫飯時情狀不過是一個例，推廣起來可以成爲許多許多的問題。我們各時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計，言語，死生的儀式，鬼神的信仰種々都未經考察過，須要有人去着手，橫的是民俗學，豎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門做去，點々滴々積累起來，盡是可尊貴的資料。想起好些重要事業，如方言之調查，歌謠傳說童話之收集，風俗習慣之記錄，都還未曾做，這在舊學者看來恐怕全是些玩物喪志的事，却不知沒有這些做底子，

則文字學文學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經學問也就有點站立不穩，由此可知學問無孤立亦無無用者也。嘗見英國有哈理孫女士，研究古希臘宗教神話，茂來女士著西歐之巫術等，皆有新意見有重要地位，傳說中「亞耳戈號的航海者」，「灰娘」等專題研究，亦有諸女士擔任，著有專書行於世。美國兒童學書，自體質知能的生長之測量，以至教養方策，兒歌童話之研究，發刊至多，任之者亦多是女士，兒童學祖師斯丹來訶爾生於美國，其學特盛，又教育發達，幼稚園女師衆多，故具此現象，中國自不能相比，唯其意實可師也。相傳謂自人類學成立而「人」之事始漸明，性的研究與兒童學成立而婦人小兒之事始漸明，是爲新文明之曙光，何時陋進中國來殊未可知，總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預備工夫大抵最要是常識，國文外國語也極重要，研究以本國事物爲對象，故資料大半須求之於古文獻，若比較研究之方法則不得不借助於異邦先輩的著作，外國文需要兩種以上緩行，否則不單是怕不夠用，亦慮眼界未能廣也。觀纒至此，仍未著邊際，自己覺得有點近於醉話，其實是未必然，大約只是說的不好之故，若然則此一席之話殆可以就此結束矣。

讀列女傳

有友人來叫我給雜誌寫文章。近年來文章不大寫，因為沒有什麼話想說，但也不是全不執筆。假如有朋友的關係，爲刊物拉稿，那麼有時也寫一點聊以應酬，至於文章之寫得沒意思，那自然是難免的了。既然是友人來說，似乎不好不寫，問是那一種刊物，答說大約是婦女雜誌。雜誌有特殊的性質，寫文章便須得守住範圍，選取題材大不容易，這又使我爲難起來了，雖然我未始不會做過些賦得的文章，在學堂裡得到漢文老師的好些佳批，寫倒也不難，只是這何苦來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後，終於答應了，關於婦女問題，並不如友人在電話裡笑說，你還可以來得幾句，實在因爲以前曾經留心過，覺得值得考慮，這也是一個機會，可以借此發表一點意見，經過很久的思量，仍舊不能決定來說什麼，結果還是寫了一個讀列女傳的古老題目。

這題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像是所謂賦得體，是其一。其次是，當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會寫過這樣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現在假如拉長了五倍，豈不够用了麼。話雖如此，實際並不容易做，舊稿中可以抄來的細看只是一小半罷了，而且這題目到底是枯燥，要想舒展也大費力，題是賦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麼做，不喜歡說新奇的或是陳腐的兩樣假

話，此其所以爲難也。

寒齋所有列女傳，計有下列幾種。一，四部叢刊本影明板古列女傳，王照圓的列女傳補注，梁端的列女傳校注，蕭道管的列女傳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劉向所編撰的原本八卷。二，劉開所纂廣列女傳二十卷。我們平常所說的列女傳大抵是指的第一種。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後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時候常連正文翻看一過，所以想起來看了也已有好幾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說，奧雅可喜。前年秋天題記中有別的看法，大意云：

「列女傳自昔日爲女教經典，至今讀之亦無甚可厭處，不獨賢明仁智諸人通曉事理，可爲良妻賢母之規矩，卽貞順傳中人亦確然有其個性，異於易損之貨物。後世書中爲人父者詔子女以孝，爲人夫者教妻妾以節，無論措語如何工巧，他人見其肺肝，聞之但可發微笑耳，列女傳尙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質實，且亦態度不同也。」這個意見，在現今重錄的時候，還是一樣。列女傳卷四貞順傳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貞姜不肯下臺，死於水與火，如頌所云，其一守禮一意其一處約持信，之死不貳，此古俠士之風，及於閨闈，與匹婦被迫之尋短鬼者，區以別矣。我們不必發思古之幽情，以爲上古定是樂土，但前人質樸，卽或粗野較多，而卑劣分子故當較少，丈夫與女子雖氣風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漢以後人之比也。後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視女人亦自更低，如錢唐夏先生所言，蓋已非復奴隸而是貨物矣；上者才及金絲雀，下者如犬馬

而已，太平之時多蓄置以爲玩飾，及至亂世則唯殲絕之，可以輕身自保，併可易得令名，爲家門之光，亦有利於前程者也。鄙人讀史志文詩，見記婦女死兵死難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數，侈陳以爲光榮，未嘗不爲作惡終日，邦國多亂，婦人不幸罹害爲最，而男子或反因以爲利，思之黯然。廣列女傳本以劉子政書爲範，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爲烈婦類，乃有四卷，分量爲全書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讀之更應知此正是生者之恥耳。列女傳一類書，此時如能虛心讀之，頗有好處，但須當作史料，不可奉爲教訓，古傳中的守禮持信固佳，廣傳中的急迫死難，亦均可供男女兩方的參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談莠書六則，其二曰「愚儒莠書」後半云：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陳堯咨守荊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技，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衰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鑿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案廣列女傳卷七母儀類下卽載事，贊以頌曰：

「輔國有訓，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關政教。怒而懲之，進以大道。」對照讀之，大可發笑，曰愚與莠，或未免太言重一點罷，但駁斥不能說是不對。竊意如有此種見識，則去看古今

一切書，無不如揚襟飾米，精粗立辨，隨處得益，至可歎羨。俞君爲嘉道間傑出的學者之一人，書目答問附錄著述諸家姓名略中列在漢學專門經學家，史學家，經濟家三項下，說明中有云，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此評語本亦不錯，但我以爲俞君之難及處，還在其見識之平實，如上文可見，其關於婦女問題者尤爲獨絕。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補辛集上記閱癸巳類稿，有云：

「俞君頗好爲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妬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妬，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使婦女無可妬，法之最善者。語皆偏謫，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越縵俗儒，滿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語爲偏謫本不足異，唯比擬爲出於周姥則極有意思：本是排調卻轉成賞譽矣。以周公制禮，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貫豈能至此，可不謂之大賢乎。有如此平正通達的見識，可以談婦女問題，無有偏執，亦可以寫新列女傳，讀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筆，至今無能代者，可爲嗟歎也。

觀世音與周姥

近日翻閱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第二十五具說觀世音弘願神力，古今傳誦，如偈中有云：

悲體戒雷震

慈意妙大雲

澍甘露法雨

滅除煩惱焰

文情俱佳，甚覺喜歡。但是長行中云：

「應以長者居士長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讀了却更有所感觸。本來如經所說，觀世音是無刹不現身的，所以這在神通與方便上說，都別無問題，我所有感的乃是爲婦女說法而特別現婦女身。這因爲是印度男女有別的緣故麼？如說是的，問題便可簡單了結，豈不甚好，然而實在不是。佛在世時爲善男子善女人說法，初無差別，因阿難之請而聽大愛道出家爲尼僧之始，其後有願爲比丘尼優婆夷聲聞弟子者，佛均許可，可以爲證。觀世音特別這樣做，那麼爲的是什麼呢？粗說其理由，因爲菩薩的慈悲，誓度無邊衆生，利用種種機緣，至示現八部人非人身，則婦女者本只其方便之一耳。本來變了龍與龍說話，變了金翅鳥與金翅鳥說話，情意容易相通，並無足奇，變了女人與女人說話，事同一律，也就可以照樣的看過去。可是，女人也

是人，她們說的話同男子一樣，爲她們說法何必現婦女身？這句話問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們知道替別人設身處地的想，極是不容易的事，何況分屬異性，雖是同歷人世苦甘，畢竟感受有殊，經文於婦女中又分舉四種身，隨宜說法，則又以境遇而生區別，理想的說話我想應當是這樣辦法才好。此刻現在來談法華經中的文句，這種迂濶的人大約也不大會有的，我因經文而感到的實在還是在別的方面，婦女問題實是重大，有許多還得婦女自身來提出，求得解決之路，這我相信是在時間上已經很舊，但在意義上也還頗新的一句話。

上邊所引的經文，雖然源出印度，可以算是舊的一例吧。沈濂著懷小綱卷五海沂子一則云：「明王文祿海沂子，其敦原篇謂古人父重母輕，以制禮者乃男子，故爲己謀不免於偏私。案此論與關雎爲周公作，非周姥作，何異。唐武后改古禮父在母服期年爲三年，可以此意揣測古聖乎。」李慈銘著越縕堂日記補辛集上有一條云：

「閩縣縣俞理初孝廉正變癸巳類稿，皆經史之學，間及近事紀載，皆足資掌故。俞君頗好爲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妬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妬，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以使婦女無可妬，法之最善者，語皆偏謫，

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這兩個人意見很有點相同，都說到周姥。案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一引妬記曰：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節，遂頗欲立伎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諷已，乃問誰撰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耳，若使周姥傳，應無此語也。」謝公生於東晉之季，距今有千五百餘年，然則周姥的典故亦已可謂舊矣。後人說及，多意含非笑，如沈李二君可爲代表，此固是當然，蓋男子相爲，自亦俗情之常耳。唯說者太偏信古聖以爲必不至於偏私，也未免是惑，如武后改喪制，出於反動的有意的，故顯而易見，周公倘撰詩，非意識的爲己謀，正是難免的事，吾輩亦可不必爲諱也。講到這裡，我深感覺婦女問題之不易談，周姥與周公都有困難，理想的辦法只有是神，如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的菩薩，能超越性的界限而現婦女身者，其次如先知帖勒西亞斯，前世曾爲女身，有國王與后爭論男女間的問題會取決於他，這樣的人說話總是不會再錯的了。可惜而今剩餘的只有故事，雖然我很喜歡普門品的文章和意思，事實上還是沒法辦所以這一路只得暫且擱下了。

現在話又說了回來，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婦女問題仍須善女人善男子自己來解決，這裡第一重要適合的，承上文說來自然是婦女自身。正面的理由似無須多說，自己來討論解決自己的問

題，這豈不是一百分的合理，古人云明於觀火，其是之謂與。我們覺得應說幾句的乃是這反面的事，即是婦女可以這樣做麼？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白居易婦人苦詩云，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這種情形女人自己當然知道的最清楚，然而有些事情也更比別人難說，我們只看至此刻爲止，至少關於道德上兩性平等的問題，未見有何正大深刻的要求與論爭，可以知之，蓋此頗與革命的言論相似，往往不但無效，且易得禍患也。中國婦女儘有這見識學問，而社會上還少接受她們的直言之餘裕，則奈何。所以向來關於婦女問題要說幾句逆耳之言的也還只有男子，雖然如李卓吾因此而被迫害，可以算是例外，大概都可安全的說過去，不過大眾報以白眼或冷笑，指點說出於周姥云云而已。男子講論婦女問題，無論怎麼用心，總難免隔膜，但如得到評語說好爲婦人出脫，或以周姥比擬，那麼這便是確證；原論即使不深厚，也總有可取，蓋男子立言而能近於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場，凡夫無此神通，爲特現婦女身，亦差有所謂做起講之意，王文祿俞正變諸君之可尊重正以此故也。近二三十年中國思想稍有變動，將來討論此等問題當有進步，女子自宜代表其同性，男子參加者亦會增多；周姥撰詩一語將有譏評而轉爲贊語，世事便大有希望，時間縱或稍遠亦無妨耳。由觀世音說到周姥，跑了一趟野馬，稿紙已完，議論未有結束，想來亦是難怪，此問題極大，我們寫百十紙，固難能動其分毫也。廿九年七月廿六日。

女人軼事

偶然從估客的書包中得到磨盾餘談一冊，木板小本，內分兩編，共計六十七頁，是普通的書，沒有什麼特點可取，首葉有印朱文曰錢唐丁氏正修堂藏書，稍上又一印較大，文曰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藏書，由此可以知其前後踪跡，今來燕市，當是兵燹餘生，亦可珍惜，因收存之。書有成豐甲寅小引，署曰錢塘張炳，內不分卷而兩編各有題目，一曰記潞河白大司空軼事，仁曰記潞河白母劉太夫人軼事，蓋張日熙當時爲白小山第七子季生作記室，故爲東家撰文頌揚其先德，事本尋常，雖自稱筆無詛詞，備野獲也，是否都無甚關係，不佞亦不顧問也。唯披閱一過，覺得好些地方也很有意思，特別是關於劉太夫人軼事這一部分，本文除小引及家傳外共三十五則，有記其教子如何嚴正者，此本亦甚佳，而往往動手就打，不免可笑，但或是實錄。如云：

「季生與又迂兩君歲底下學，偶失叩辭於師，聞之大怒，力撻不解。」又云：

「熙亭觀察已生子女，偶一時向人前評論婦女之妍蚩，隨即掌責之。」

「所生唯一女，適同州李室，在家時偶於飯桌上挑揀菜蔬，便取箸連撻云，幼小如此，若長大到婆家，豈尙成婦道。」這種家教似乎太偏於嚴，不過在那時候本來不算怎麼奇怪，就只是我們

現在看了不能佩服罷了。文中又說劉太夫人生活怎樣的刻苦，仿佛也是平常行狀中所有事，唯所記幼而濼閱，造成這樣性格的本事，卻是很足動心，也可以注意。據本編引言中云：

「生四歲而父有渭南伯沈園之戚。」家傳云：

「太夫人生四歲，西齋先生順親意，有蒸藜之出。太夫人長，至不能憶母容；幽憂伊鬱，自願無生人趣，蓋終其身不一日忍涉樂境者，卽基諸此。」軼事第一則云：

「衣粗食素，孜孜苦行，劬瘁不恤。凡雨之新筍，北之磨菇，謂佳味也，皆屏不食。其心不忍一日涉樂境，有勸之者，輒以奉佛爲辭，蓋其苦心孤詣，不願爲外人道爾。」此種心境乃大可諒察，讀之令人不樂，卽其可以感人也。嘗讀汪龍莊著雙節堂席訓，卷一中有記顯生妣徐太夫人軼事六則，其第二三兩則云：

「病起出汲，至門不能舉步。門故有石條可坐，鄰媪勸少憩，吾母曰，此過路人坐處，非婦人所宜。倚柱立，鄰媪代汲以歸。」

嘗病頭暈，會賓至，剝龍眼肉治湯，吾母煎其核飲之，暈少定，曰，核就如此，肉當更補也。後復病，輝祖市龍眼肉以進，則揮去曰，此可辦一餐飯，吾何須此，固卻不食。羊棗之痛，至今常有餘恨。」每讀輒不禁黯然。案此二人境况不甚相同，徐氏本是妾，早寡食貧撫孤，及其子登進士，則已死不及見矣，劉父爲知縣，夫由翰林歷官至戶尙，子孫繁盛，乃以生母被出，只此冤

苦一念，致毒其生涯，雖處富貴之中，終無樂趣，其所自處堅苦之道與窮嫠殊無二致，二者原因雖異，皆足以見昔日女人之一種苦境，此固不獨孝子順孫言之有餘恫，即後世旁觀外人亦不禁掩卷太息者也。中國婦女問題尙未開始，亦不知何時才有希望，但此等都不失爲很好的資料，可供有心者之思考，現今男女教育縱或相當發達，此又是另一回事，與婦女問題固無什麼關係也。

軼事所記別有兩則很有意思，可以想見劉夫人之非凡處。其一云：

「性最慈，嘗謂無論器皿什物，置不得所，輒被破壞，我見之掉頭不顧，此卽胸中一殺機也，位置安全，必使妥貼無患，此卽胸中一生機也。於禽鳥草木悉不忍戕，卽蚊蚋蚤虱之細，亦不輒殺，每出戶庭，舉步必看螻蟻。最異者，北方夏苦多蟻，一夜入袖中簌簌作聲，從幃中徐以手拈出之，竟不螫。」好生戒殺，本亦常見事，唯所云生機一節乃甚有致，此不單是慈悲，實有智慧混和其中，乃能作此雅言，極爲難得。又一云：

「出言多名論，發前人所未發。嘗謂倡伎天下皆以爲賤，然彼所以致此者，多鬻自父母耳，爲人子者至自鬻以養父母，其境可悲，其心更可悲，吾特以爲皆孝女之一端也。故平素於嫡庶間待妾必以禮，謂凡爲妾爲婢者皆能盡孝於親而更得其正者，我時對之有愧，敢不愛而敬之乎。每見人之凌侮妾婢者，曰，是皆不能設身處地以思也。」此一節極有意義，但宜分別論之。倡伎是一種孝女的話我以前曾經說過，在論「鬼怒川事件」的小文裡，正與福建的宰白鴨是孝子一樣，自

已覺得這頗說的深刻確切，不意百餘年前的老太太也已有相像的話，不得不深表佩服。不過我的說法是梵志的翻著鞭式的，而劉夫人乃老實的做正面文章下去，云對之有愧，似不足為訓，雖或山感於自己之不能盡孝於出母，故發為偏激之詞，亦未可知。至於世間凌侮妾婢，此余理初所謂虐無告者，凡有常識者當無不以為非，別無需什麼理論，與上文所言亦可不相涉也。

蔡文姬悲憤詩

近來想買一點清朝人筆記來看，收得焦南浦的此木軒雜著八卷，光緒初年席氏刊本，其中已有爛板，而文實可讀，可謂同類書中之白眉。書中偶有眉批，又一印文曰王小松，第二冊卷首有題詞五行云：

「擁書三十年，多半手未觸。翻從病榻上，汎觀或細讀。有味不能多，什九語陳腐。艱深與敖牙，亦不爽心目。此編無鴻文，雜論遂所取。識解頗超卓，筆墨頗簡古。晚書不值錢，幸未付書賈。庚午九月黃冠村人王小松。」案庚午爲民國十九年，王小松不知爲何許人，但據批語可推知是生於北方耳。題詩似傷，雖去入通押，讀之未免拗口，但頗有風致，意思亦佳，評隲的當有見識。焦氏立論多極嚴正，唯因有識見有理解，故判斷得中，寬嚴合理，真讀書人不當如是耶。

卷二有范史列女傳一條云：

「范曄作列女傳凡十七人，而蔡琰文姬在焉，論者非之，謂琰失節於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錄之，非所以厲婦節。余謂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離困辱，備歷人世艱厄之境，其事誠偉，其精誠可悲也。范固云，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喪亂，出

死入生，萬端千狀如琰，乘史筆者固不得而沒之也。且但備紀其本末，則所以勸誡之意亦寓其中矣，豈必刊削無遺餘，甚者痛誓極詈，然後爲良史哉。後之婦人有志節者，決不以文姬得列於傳而相慕效，然則嗚之爲此，其於名教蓋可以無罪也。」後半爲范蔚宗辯解，語甚平凡，前半所說則極有意義，人世苦痛是可悲故而偉大的事，史家首應注意，若執筆點定個人言行之好壞，則是歪曲惡化的末流耳。杭董浦著訂詔類編卷二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一則云：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詞，

（案東坡有是說，）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詳，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無疑也。」此條考証文姬入胡在蔡伯喈未獄死之前，乃是別一問題，姑且不論，這里有關係的只是說明虜掠的是山東的義兵其人則是胡羌，蓋山東出河南，大掠而西，入於匈奴，這時候如是初平元年，則文姬歸漢當在建安七年頃矣。悲憤詩第一章記亂中慘狀，最有價值，上文所引太略，今從欲共討不詳下，據後漢書抄錄於後：

「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羗。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迢路險且阻。還顧邈冥々，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敝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末敘十二年後歸鄉的情形云：

「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莞々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董卓之亂至今已歷千七百五十年，但讀此詩似無甚遠隔之感，彷彿才如百年前事而已。太平天國之役去今不過八十年，其時情形恐未必有異，記錄留存，今尙不少，親歷慘痛，而記述最詳者，或當推李小池的思痛記，其所言懸男頭載婦女之狀，何其與悲憤詩相似，所不同者唯易韻言爲散文耳。我們讀此等詩文，固然第一爲作者個人悲哀，但此是民族的悲劇，受其害者不知凡幾，有一二人獨能發爲音詞留在紙上，則雖是個人的說話，實乃代表無數人的苦痛，對於此第二點又不能不表示尊敬，此蓋近於獻給爲公衆幸福而橫死者之一種尊敬矣。自漢末以至清末，此等事不知反覆若干次，思之惘然，留下一點紀錄，讀之徒增歎詫，亦復何益，唯有能懼思者，卽是關心民族國家的事的，覺得不能放過，此正如摸背上痛瘡，因知苦楚，乃可望治療耳。焦君云，秉史筆者固不得而沒之

也。可謂知言，再一轉卽入流矣。文姬詩云，旁人相寬大。人類同情，聊寄於此一語，焦南浦蓋有之，此則非一般論者所能了知者已。

流寇與女禍

茶香室叢鈔卷三有「明季流寇起釁於婦人」一則云：

「秋燈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豫防，羽健悲極，遷怒於驛遞，倡爲裁驛夫之說。驛遞一裁，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裂滅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於帷席，可不慎哉。案秋燈錄不知何人所撰列入吳江沈氏昭代叢書，署云鈞雪灘主人沈元欽鈔。」王季重在譚菴文飯小品卷一中有「簡周玉繩」三柬，其二均說及裁驛遞事，其文云：

「不佞得南籍郎且去，無以留別。此時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若驛遞不復，則換班之小二哥，扯繯之花二姐，皆無所得贖贖，其勢必搶奪，搶奪不可，其勢必爭殺，禍且大亂，劉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語。」又云：

「劉掌科因父作馬頭，被縣令苦責，其言罷驛遞猶可，若毛御史在京置妾，因其妻忽到，以公祖輕與勘合，而怒室色朝，突發此議，則因戲起亂矣。驛遞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再語之相公。」當時諱菴在北京，其所說當可信。海虞說苑乙編中收有趙某著之屠亭雜記一卷，

其中有一則云：

「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上命取覽，以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裁減驛遞，而槓轎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著，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間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所記有康熙初年事，著者蓋是明末清初人，記中自言癸未冬入都，見搢紳皆易小袖，則崇禎末亦在北京，其所見聞亦常有據。罷驛遞一事，其結果可以想見一定是爲叢驅雀，流寇因此加多了，却並不是流寇興起的原因，所以復驛遞也不能有益於平賊，既作賊的未必再肯回來做槓轎夫，但至少亦總可消極的減少一點亂源耳。此是三百年前事，彷彿是已經過去很遠了，但是我們現在再舉起來看看，覺得也還是很有意義的。

數年前讀老學菴筆記，寫過一篇小文，篇末鈔引放翁的一節原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糲，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象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我在這後邊又加上幾句蛇足的評語云：

「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歟，行事固妙，所說治國衛生的道理，寥寥幾句話，最高妙也最切實，我想道或者可以說是黃老之精髓吧。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沒有人想做過，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亂與天，這實在是件奇事。」罷驛遞也是明末助亂的一點滴，而成之者則是劉掌科毛御史，其個人雖可輕鄙，其階級則甚重要，蓋言官者實士大夫之代表，猶今知識階級之居言論界者也。屠長卿著鴻苞卷四十五中有一條云：

「今時士大夫率攘臂以言語爲勳業，終南捷徑止在袖中一紙彈文，遂成風俗，嗟乎，天下何事不可爲。此」固是明季之風氣如此，實在亦並不限於一時，如朱子語類中所云，宋朝也是這樣，清末則尚在人耳目間也。陶拙存在求己錄卷下有一節說得很好：

「紙上所傳經濟，推行動多窒礙，世事愈出愈奇，人情愈變愈幻，伏處草廬，斷不能通知時務，卽閱歷仕塗，亦未必洞悉庶政，好事者侈陳議論，多未平心靜氣，策權理勢之當然，第見其易，不見其難，凡視事太易者非妄卽迂，縱心術端正，亦難與共濟。」這裏所說，還只是普通言事的弊病，卽以言語爲勳業也，若心術不端正者便妄作威福，對人刺罵人，尙止禍及一人，對事則敗事而害及大眾，如劉毛二公是也。我嘗想中國文人學會兩種文章，卽八股與策論，八股代聖賢立言，可應用於恭維附和，策論批評史事時務，適於毀謗攻擊，數百年來一以貫之，過去一時查不清他的起頭，將來也不能知其何時結尾。劉毛之事，實止其一鱗，其爲人所注意指斥，恐亦

是偶然的不幸也。秋燈錄歸結到女禍，乃是節外生枝的岔出題外去，其實重要問題在於王季重的安頓窮人，亦即上官道人所謂謹耳。

附記

以上自讀書的經驗至流寇與女禍凡十篇，均爲新光雜誌而作，在誌上登載過。此係婦女雜誌，故題材多與婦女有關，今雖已事隔數年，重閱一過，覺得尙有一部分在現今亦有可供參考者，故重爲排比存之。三十二年九月十日校記。

釋子與儒生

讀賀子翼的水田居集，有詩後二卷，所說通達事理多可喜，有一則云：

「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錢鏐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爲四十州乃相見，休云，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於唐亡後有湘江懷古詩，樹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鄱陽寺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知僧中尙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嚴九能著蕙樓雜記中亦云：

「大慈禪師曰，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讀宋史李希傳大勸，怒侍者不哭，欲推墮岩下。被緇削髮，究無生法忍，須具如此胸襟而後可。」這兩節都說得極好，不但是關於佛教有所說明，也可以移用到別的事情上來。平常士大夫鬪佛只罵倒世俗和尚而已，於佛教精神全不會理會得。如阮葵生著茶餘客話卷十二云：

「昔人謂佛老都是忍心漢。人之所以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則無所不忍。嗚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卽是一例。聲聞緣覺二乘可

以說是獨善其身的辦法，若是大乘菩薩的行願，單就衆生無邊誓願度來說，堯舜其猶病諸，唯有大禹可以够得上吧，蓋士大夫都是臣子的身份，故以忠孝爲其義務，菩薩乃以君父自居，欲盡其慈仁之責，所以更是難能而可貴了。中國儒生亦稱引禹稷，而行禹之道者卻只有墨者，孟子又復斥之爲禽獸，張和仲著千百年眼卷三會論之曰：

「世方決性命之情以發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下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蠶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宦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於世也。然楊墨真而鄉愿偽，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胸，卽墨子守宋一端，已爲古今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由是可知，釋子學佛，與墨者學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揚子爲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諦，至多可獲阿羅漢果，終是自了漢，不可同日而語也。孟子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這裏說的本很圓通，明明說出有兩條路，卽平世與亂世不同，其實這不同的還只是兩種人，禹稷與顏回有如伯夷與柳下惠，情性能力不是一樣，孟子同樣看待，雖或與事情不甚相合，這寬大的看法總是可取的。後

來的儒生卻更是不遜，大約自從韓愈以來一心只想道統，以明其道不計其功爲口實，便以爲天下最高的只有一種人，便是講學家，這在佛教還够不上小乘，大抵等於唱經的和尙罷。癸巳存稿十三黃石齋年譜當毀論中引石齋講書問答，有云：

「禹稷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破，纔有克復源頭。」

愈理初甚以爲非，謂以禹稷細於路人，不似克復人語，其實克己復禮與救民飢溺元是兩樣事，如何比較得來，如必謂講克復勝於救民，則害理甚矣。據我們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講實際的，並不是不重功利，那麼其理想當然是禹稷，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無非是憂民，所以如是其急，等到設法下手去幹，這纔來坐在樹下找幾個學生講講，所講的恐怕還是入世的問題要緊，性命之理也總在罕言之列罷。韓愈關佛成名之後，後人忽又見禪理而大悅，於是儒家的主要事情變成專談玄學，案此在西儒稱爲物理後學，中國儒家著重世事，此正是物理所有事，乃跳過了來講後半概，反而專弄玄虛，難怪反爲釋子所輕，蓋彼如不專務拜懺唱戲，其大慈悲種子猶未斷絕也。籠統的說一句，中國儒生漢以後道士化了，宋以後又加以禪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無有，更何從得有血性與胸襟乎？這一篇賬如不算結，儒家永無復生之望，所餘留而或將益以繁榮者，也只是儒教式的咒語與符籙而已。二十九年三月七日，改寫前年所撰小文。

辯 解

我常看見人家口頭辯解，或寫成文章，心裡總很是懷疑，這恐怕未必有什麼益處吧。我們回想起從前讀過的古文，只有楊惲報孫會宗書，稽康與山濤絕交書，文章實在寫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筆禍史的資料，卻記不起有一篇辯解文，能夠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在西洋古典文學裡倒有一兩篇名文，最有名的是柏拉圖所著的蘇格拉底之辯解，可是他雖然說的明澈，結果還是失敗，以七十之高龄服毒人參(Konion)了事。由是可知說理充足，下語高妙，後世愛賞是別一回事，其在當時不見得如此，如梭格拉底說他自己以不知爲不知，而其他智士悉以不知爲知，故神示說他是大智，這話雖是千真萬真，但陪審的雅典人士聽了那能不生氣，這樣便多投幾個貝殼到有罪的瓶裡去，正是很可能的事吧。

辯解在希臘羅馬稱爲亞坡羅吉亞，大抵是把事情「說開」了之意，中國民間，多叫作冤單，表明受着冤屈。但是「冤在霧下不得走，益屈折也」的景象，平常人見了不會得同情，或者反覺可笑亦未可知，所以這種聲明也多歸無用。從前有名人說過，如在報紙上看見有聲冤啓事，無論這裡說得自己如何仁義，對手何如荒謬，都可以不必理他，就只確實的知道這人是敗了，已經無可挽

救，讓這一陣之後就會平靜下去了。這個觀察已是無情，總還是旁觀者的立場，至多不過是別轉頭去，若是在當局者，問案的官對於被告本來是「總之是你的錯」的態度，聽了呼冤恐怕更要發惱，然則非徒無益而又有害矣。鄉下人抓到衙門裡去，打板子殆是難免的事，高呼青天大老爺冤枉，即使僥倖老爺不更加生氣，總還是丟下簽來喝打，結果是於打一場屁股之外，加添了一段叩頭乞恩，成爲雙料的小丑戲，正是何苦來呢。古來懂得這個意思的人，據我所知道的有一個倪雲林。余澹心編東山談苑卷七有一則云：

「倪元鎮爲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兩年前我嘗記之曰：

「余君記古人嘉言懿行，裏然成書八卷，以余觀之，總無出此一條之右者矣。嘗怪世說新語後所記，何以率多陳腐，或歪曲遠於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馬樹猶如此之語，難得一見。雲林居士此言，可謂甚有意思，特別如余君之所云，亂離之後，閉戶深思，當更有感興，如下一刀圭，豈止勝於吹竹彈絲而已哉。」此所謂俗，本來雖是與雅對立，在這裡的意思當稍有不同，略如吾鄉方言裡的「厖」字吧，或者近於江浙通行的「壽頭」，勉強用普通話來解說，恐怕只能說不懂事，不漂亮。舉例來說，恰好記起水滸傳來，這在第七回林教頭刺滄州道那一段裡，說林沖在野豬林被兩個公人綁在樹上，薛霸拿起水火棍待要結果他的性命，林沖哀求時，董超道，「說什麼閒話，救你不得。」金聖歎在閒話句下批曰：

「臨死求救，謂之閒話，爲之絕倒。」本來也虧得做書的寫出，評書的批出，閒話這一句真是絕世妙文，試想被害的向凶手乞命，在對面看來豈不是最可笑的費話，施耐菴蓋確是格物君子，故設想得到寫得出也。林武師並不是俗人，如何做的不很漂亮，此無他，武師於此時尙有世情，遂致未能脫俗。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戀愛何獨不然，因爲戀愛死生都是大事，同時也便是閒話，所以對於「上下」我們亦無所用其不滿。大抵此等處想要說話而又不俗，只有看梭格拉底的樣一個辦法，元來是爲免死的辯解，而實在則唯有不逃死才能辯解得好，類推開去亦殊無異於大辟之唱龍虎鬪，細思之正復可不必矣。若倪雲林之所爲，寧可弔打，不肯說閒話多出醜，斯乃青皮流氓「受路足」的派路，其强悍處不易及，但其意思甚有風致，亦頗可供人師法者也。

此外也有些事情，並沒有那麼重大，還不至於打小板子，解說一下似乎可以明白，這種辯解或者是可能的吧。然而，不然。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辯解總難說得好看。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須說他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密的事來做材料，這却是不容易說得好，或是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儉話，也就够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後門進了狼麼。有人覺後被誤解以至被損害侮辱都還不在乎，只不願說話得有怨而不免於俗，這樣情形也往往有之，固然其難能可貴比不上雲林居士，但是此種心情我們也總可以體諒的。人說誤解不能免除，

這話或者未免太近於消極，若說辯解不必；我想這不好算是沒有道理的話吧。五月二十九日。

(中國文藝)

宣 傳

我向來有點不喜歡宣傳，這本不過是個人的習性，有如對於烟酒的一種好惡，沒有什麼大道理在內，但是說起來時却亦自有其理由。宣傳一語是外來的新名詞，自從美國的「文學即宣傳」這句口號流入中國文藝市場以後，流行遂益廣遠，幾於已經無人不知了。據說原語係從拉丁文變化出來，原意只是種花木的扦插或接換罷了，後來用作傳道講，普羅巴甘這字始於一六二二年，就是這樣用的，再由宗教而轉成政治的意味，大約就不是什麼難事。中國從前恐怕譯作傳教傳道之類吧，宣傳的新譯蓋來自日本，從漢文上說似是混合宣講傳道而成，也可以講得過去，在近時的新名詞中不得不說是較好的一部類了。

其實對於傳道這名稱我倒不是沒有什麼好感的。我讀漢文舊約全書，第一覺得喜歡的是那篇傳道書，雅歌實在還在其次。講理斯感想錄第一卷中曾論及這兩篇文章，却推重傳道書，說含有更深的智慧，又云：

「這真是愁思之書，並非厭世的，乃是厭世與樂天之一種微妙的均衡，正是我們所應儉備的態度，在我們要去適宜地把握住人生全體的時候。古希伯來人的先世的凶悍已經消滅，部落的一

神教的狂熱正已圓熟而成爲寬廣的慈悲，他的對於經濟的熱心那時尙未發生，在缺少這些希伯來特有的興味的時代，這世界在哲人看來似乎有點空了，是虛空之佳所了。」這樣的傳道很有意思，我們看了還要佩服，豈有厭棄之理，可是真正可佩服的傳道者也只此一人，別的便自然都是別一路，說教集可以汗牛充棟，大抵沒有什麼可讀，我們以理學書作比，可知此不啻出於教外的誹謗矣。至於宣講聖諭廣訓，向來不能出色，聽說吳稚暉四十年前曾在蘇州玩過這種把戲，想或是例外，但是吳公雖然口若懸河，也只宜於公園茶桌，隨意亂談，若戴上大帽，領了題目，去遼命發揮，難免蹶竭，別人更不必說了。假若我的設想沒有錯，宣傳由宗教而轉入政治，其使用法方也正如名目所示，乃合傳教與宣講聖諭二者而成，鄙人雖愛讀傳道書，也覺得其間如有一條大埂，不容易踰越得過，自然也接受爲難了。

我不喜歡宣傳的理由大約可以說有兩種，一是靠不住，一是說不好。不知怎的我總把宣傳與廣告拉在一起，覺得性質差不多相同，而商店的廣告我是平常不很信任的。商業的目的固然第一是在獲利，却亦不少公平交易，貨真價實的店舖，所以不能一概而議，可是很奇怪的是日用品需最爲切要的有如米麩油鹽魚肉等店大都沒有廣告，在無報紙時代也還不貼招紙，因爲有反正你少不得我這種自信，無須不必要的去嚷嚷，便是現今許多土膏店也是那麼悃悃無華的做，一面拿得出貨色來，一面又非喫不可，這樣的互相依存，生意已有了十分光，語云，事實勝於雄辯，是

也。翻過來看，從前招紙貼到官廁所的矮牆上，現在廣告登滿報紙的，頂多是葯店，也並非生葯而乃是現成的丸散膏丹，我們也不好一定說醫屁股的藥比醫頭的不高尙，總之覺得這些藥都很可疑，至少難免有十分之九以上是江湖訣。不管是治什麼東西，宣傳的方法大抵差不多，積極方面如不說齋戒沐浴，也總是選擇吉日，虔誠配合，喫了立見奇效，自無庸說，消極則是近有無恥之徒，魚目混珠，結果是男盜女娼，破口大罵。這種說法我想殊欠高明，恐難得人家的信用，然而廣告與宣傳却老是那一副手段，或者因為沒有別的方法也未可知，或者信用的老實人著實不少，所以不惜工本的做下去，也是可能的事，雖然這在我看去多少有點近於奇蹟。至於說不好，即跟上文而來，差不多可以說是一件事，蓋事情如有虛假，話也就難說得圓滿，我們雖未學過包探術，唯讀書見事稍多，亦可一見便曉，猶朝奉之看珠貝，大抵不大會得失眠也。

本來自然界亦自有宣傳，即色香是已。動物且不談，只就植物來說。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何也？桃花有桃花的色，李花有李花的香，莫說萬物之靈，便是文盲的蜂蝶也成群而至，此正是直接傳達，其效力遠勝於報上的求婚廣告，却又並不需要分釐的費用。或曰、童二樹畫梅花，有凍蜂飛集紙上。因為同鄉關係，我不想反駁這故事，但是那蜂我想當即飛去了吧，在他立刻覺得這是上了當的時候。大約此蜂專憑眼學，所以有此失，殊不知在這些事情上鼻子更為可恃。說部中記瞎子能以鼻辨別人高下休咎，與一卷文有酸氣，知其為秀才，此術今惜已不傳，

不然如用以相人與文，必大可憑信，較我們有限人從文字上去辨香臭，更當事半功倍矣。七月三日。

(中國文藝)

第三分

留學的回憶

我到現在來寫留學的回憶，覺得有點不合時宜，因為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無論在中日那一方面，不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了解，或者要感覺不喜歡也說不定。但是因為記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却，勉強答應了下來，寫這一回，有許多話以前都已說過了，所以這裏也沒有什麼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請原諒。

我初到東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緒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戰爭結束後一年。現在中國青年大抵都已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嘗切實的知道，那時日本曾經給予我們多大的影響，這共有兩件事，一是明治維新，一是日俄戰爭。當時中國知識階級最深切的感到本國的危機，第一憂慮的是如何救國，可以免於西洋各國的侵略，所以見了日本維新的成功，發見了變法自強的道路，非常興奮，見了對俄的勝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氣，覺得抵禦西洋，保全東亞，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國派留學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於此，我們留學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鐵道

警察以外，也自然都受了這影響，用現在時髦話來說，即是都熱烈的抱着興亞的意氣的。中國人如何佩服贊歎日本的明治維新，對於日俄戰爭如何祈望日本的勝利，現在想起來實在不禁感覺奇異，率真的說，這比去年大東亞戰爭勃發的時候還要更真誠更熱烈幾分，假如近來三十年內不會發生波折，這種感情能維持到現在，什麼難問題都早已解決了。過去的事情無法挽回，但是像我們年紀的人，明治時代在東京住過，民國以來住在北京，這種感慨實在很深，明知無益而不免要說，或者也是可恕的常情罷。

我到東京是在這樣的時候，所以環境可以說是很好的了。我後來常聽見日本人說，中國留日學生回國後多變成抗日，大約是在日本的時候遇見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於反抗的罷。我聽了很是懷疑，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並不會遇見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過不愉快的，也何至於以這類的細故影響到家國大事上去，這是凡有理智的人所不爲的。我初去東京是和魯迅在一起，我們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裡要用桌椅，有人買不起臥床，至於爬上壁厨（戶棚）去睡覺，喫的也非熱飯不可，這種人常爲我們所非笑，因爲我們覺得不能喫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點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我們是官費生，但是低級的，生活不能潤綽，所以上邊的主張似乎有點像伊素寓言裡酸蒲桃的話，可是在理論上我覺得這也是本來很有道理的。我

們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張半席子的一間，書箱之外只有一張矮几兩個墊子，上學校時穿學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藉着木屐，下雨時或穿皮鞋，但是後來我也改用高齒屐（足駄）了。一日兩餐喫的是下宿的飯，在校時帶飯盒，記得在順天堂左近東竹町住的時候，有一年多老吃鹹甜煮的圓豆腐（雁擬），我們大爲惶恐，雖然後來自家煮了來喫也還是很好的。這其實只是一時喫厭了的緣故，所以有這一件笑話，對於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喫，別無什麼不滿。點心最初多買今川小路風月堂的，也常照顧大學前的青木堂，後來知道找本鄉的岡野與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麼店裡得到寄賣的柿羊羹，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裝在半節青竹裡，一面貼着竹箬，其風味絕佳，不久不知爲何再也買不到了，會爲惋惜久之。總之衣食住各方面我們過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沒有什麼不便，慣了還覺得很有趣，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會回過一次家，我稱東京爲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魯迅在仙臺醫學校時還曾經受到種種激刺，我却是沒有。說在留日時代會造下抗日的理由，我總深以爲疑，照我們自己的經驗來看，相信這是不會有的。但是後來却明白了。留學過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見日本之西洋模擬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當時間與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觸之後，大抵都發生一種好感，分析起來仍不外是這兩樣分子：即是對於前進的新社會之心折，與東洋民族的感情的聯繫，實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維新與日俄戰爭之影響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國來，見到有些事與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時候，那麼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

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覺不滿，此其一。還有所謂支那通者，追隨英美的傳教師以著書宣揚中國的惡德爲事，於記述嫖賭雅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國以及三國志故事爲資料，信口謾罵，不懂日武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爲外國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學生則知日本國內不如此，對於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漸由小事而成爲大問題矣。此其二。本來一國數千年歷史中，均不乏此種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敢爲耳。古人云，蟻穴潰堤。以極無聊的瑣屑事，往往爲不堪設想的禍害之因，吾人經此事變之後，創鉅痛深，甚願於此互勉，我因爲回憶而想起留學抗日生之原因，故略爲說及，以爲愚者一得之獻也。

我在東京住過的地方是本鄉與麻布兩處，所以回憶中覺得不能忘記的也以這兩區的附近爲多。最初是在湯島，隨後由山竹町轉至西片町，末了遠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餘。我們那時還無銀座散步的風氣，晚間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與書攤，所以最記得的是本鄉三丁目大學前面這一條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裡街道。從東竹町往神田，總是徒步過御茶之水橋，由甲賀町至駿河臺下，從西片町往本鄉三丁目，則走過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樹，渡過旱板橋（空橋），出森元町以至大學前。這兩條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來還如在目前，神保町的書肆以及大學前的夜店，也同樣的清楚記得。住在麻布的時候，往神田去須步行到芝園橋坐電車，終點是赤羽橋，離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車行要三十分鐘左右，走過好些荒涼的地方，頗有趁火車之感，也覺得頗

有趣味。有時白晝往來，則在芝園橋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車，進了山門，從寺的左側走出後門，出芝公園，就到寓所，這一條路稱得起城市山林，別有風致，但是一到傍晚後門就關上了，所以這在夜間是不能利用的。我對於這幾條道路不知怎的很有點留戀，這樣的例在本國却還不多，只有在南京學校的時候，禮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裡回來，從鼓樓到三牌樓馬路兩旁都是高大的樹，濃陰覆地，闕無人聲，彷彿隨時可以有綠林豪客瘋出來的樣子，我們二三同學獨在這中間且談且走，雖是另外一種情景，却也還深深記得，約略可以相比耳。

我留學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覺喜歡的，也還只是明治時代的日本。說是日本，其實除東京外不會走過什麼地方，所以說到底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東京爲代表的日本，這在當時或者不妨如此說，但在現今當然不能再是這樣了。我們明白，三十幾年來的日本已經大有改變，進步很大，但這是論理的話；若是論情，則在回想裡最可念的自然還是舊的東京耳。民國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學校休假同內人往東京閑住了兩個月，看了大震災後偉大的復興，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時沒有被毀的地區，在本鄉菊坂町的旅館寄寓，因爲我覺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喫麵包不是我的本意。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們的情緒是如何傾於守舊。我的書架上有部東京案内，兩大冊，明治四十年東京市編纂，裳華房出版的，書是很舊了，却是懷舊的好資料。在這文章寫的時候，拿出書來看着，不知怎的覺得即在大東亞戰爭之下，在東亞也還是「西

洋的」在估勢力；於今來寫東洋的舊式的回憶，實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壬午小寒，於北京。

(留日同學會季刊)

關於日本畫家

近幾年來常聽見人說，日本對於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翻譯很多，日本古典介紹到中國來的却還幾乎沒有。又有人說，日本很能賞識中國的名畫，中國人都不知道日本畫家的名字。第一個問題的理山說來話長，暫且不提，第二個問題比較的簡單，現在不妨來談一談。中國人不知道日本畫家，其理由有好幾個。其一，本國畫家本來也就少有人知道。博物院美術館差不多還沒有，無處可看古畫，畫集畫史近於專門，未易普及，少有美術評論家，後來雖然漸有介紹賽尙，古詞的文章見於雜誌，而寫得不高明，不能引起讀者興趣。其二，中國畫家向不注意日本畫。內行既然不提，外行自然更不知道。清末上海石印的「古今名人畫稿」中，有好幾幅人物畫頗詭異，後來見北齋的畫譜，才知道是他的手筆，可是石印本上並無署名，所以同時無從知道是誰所畫。照這樣情形，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假如他家裡不是舊有收藏，他對於本國畫的知識也就難得及格，自然更不必說外國了。其實就是在日本，以知道外國畫家作為文化人的一資格，恐怕也起於現代，或者是大正以來三十年間的事亦未可知，因為據我所知道，這種風氣似是自白樺發起，而對於此點的注重似乎也是武者小路君為主，至於別人大抵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吧。

在日本留過學的人，有機會與日本畫接近，問他們知道幾個日本畫家的名字麼，這是可以的。不過知道雖然會知道，而懂得與否却是別一問題。我自己大約就是這樣的一個。正和我不懂得詩而仍想買詩集詩話閑看一樣，我並不懂得畫，但也喜歡收集一點畫集之類，隨便翻看。我的確很受過白樺的影響，不過這還是在文藝一方面居多。此外又因初見這種高尚的同人雜誌，覺得很特別，創作之外還談宗教藝術，有這許多好的插畫，但是賽尚古詞等西洋繪畫於我終是有點疏遠，不會發生大關係，雖然也會因此而買過後期印象派等等幾種洋書。關於日本畫我所受的影響乃是從同時在大阪由雅俗文庫發行的浮世繪雜誌此花而來的。其時審美書院或者已經刊行浮世繪集，但此乃是貴重的專門書，一般的書籍還不大有，雜誌則恐怕未有，大概當以此花為嚆矢。此花先後一總出了二十四期，我都得了來收藏至今，我因此花不但認識了日本的浮世繪，又因此認識了雅俗文庫與其主人廢姓外骨，此後雅俗的刊物我大抵都蒐求來，這給予我許多知識，引起我許多興趣，我則反報以三十年不渝的敬意。以前關於日本板畫家只知道葛飾北齋，有他的十幾冊畫集，兩木飯島虛心著的北齋傳，現在就知道了好多，至今還背誦得若干名字。依據各書舖翻刻的種種板畫集，看了至今還記得而且愛好的，最早的是菱川師宣，其後有鈴木春信，喜多川歌麿，歌川豐國，葛飾北齋，他們的特長固是仕女畫，但是歌麿的畫本蟲撰，北齋的隅田川兩岸，一覽富嶽三十六景，富嶽百景，安藤廣重（加了姓反而覺得有點面生了）的東海道五十三次等，

却更有意思。最近去世的小村雪岱，他給笠森阿仙作的插畫，載在邦枝完二的小說裡，我也很喜歡，近日得其畫集，其中不少可喜之作。我是不懂畫的，但於日本浮世繪感到興趣者，其理由只是如此。一，對於線畫，著色畫，木板畫，有兒童時代愛好之情。二，這些畫家自稱大和繪師，離開了正統的畫派，自成一家的風格。三，所畫的是市井風俗，可以看作江戶生活一部分的畫本。在那時候我也用力讀「川柳」，這個理由很有關係，但第二理由也頗重要，在浮世繪之外我亦因此愛好別的畫家，例如鳥羽僧正，池大雅堂，耳鳥齋，尾形光琳以及光悅宗達這一流人，近時則如小川芋錢子，是也。我又愛民間藝術之大津繪，以及各類民藝品，大抵我所能知道的不是美術史上的大宗支派，所以前讀武者小路君的「東西六大畫家」，如雪舟等篇雖有興味，未能促進我的了解，柳宗悅君亦是白樺派之一人，著有初期大津繪，近又致力於民藝運動，則鄙人或覺得更是氣分相近也。

永井荷風在大正初年寫過一篇浮世繪之鑑賞，登在雜誌上，後來收入江戶藝術論中，揭載卷頭。這篇文章我很喜歡，其第五節說得尤好，我曾經引用過好幾次，今又抄錄於後，其文曰：

「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威耳哈倫似的比利時人而是日本人也，生來就和他們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戀愛的至情不必說，凡對於異性之性感的感覺悉視為最大的罪惡，我輩即奉戴著此法制者也。承受勝不過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訓的人類也，知道說話則昏寒的國民也。使

感耳哈倫感奮的那滴着鮮血的肥羊肉與芳醇的蒲桃酒與強壯的婦女的繪畫，都於我有什麼用呢。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爲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寶宵夜麵的紙燈寂寞地停留着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異國文人的感想，未必能夠字字與我們的意思一致，但是這里可以說差不多十九同意，特別是提明我們是生來就和他們白人命運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這個東洋人或亞洲人的自覺，即使與現時局離開了說，在知識人士也是必要，不但去蒐取世界新文化知識須此以作準衡，就是研究本國的藝文思想，亦不可無此反省；固不欲以此自割，只是有如懸鏡於側，時時引照，勿自忘形而已。我對於藝術是外行，愛浮世繪的原因與所得自然也都是美術埒外的，他人寬恕或以爲不足怪，在我自己則已是很滿足的了。

個人意見以爲，知道外國的若干畫家，可以作爲個人教養的一點資料，若在該外國的整個了解上大概沒有什麼用處。有人問起的時候，勉強回答二十來個畫家的姓名，或者於必要時從塵封的書架上取出幾十冊畫集來做證明，這也不難，可是有什麼用呢。一個人可以記得好些詩人文士畫家陶工鏡師的名字，但是對於其國民性仍是一無所知。如鄙人在數年前所曾自白，卽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也。

（藝文）

關於祭神迎會

柳田國男氏所著日本之祭（譯名未妥）是這一方面很有權威的書，久想一讀，可是得來了很久已有三個多月，才得有功夫通讀一過，自己覺得是可喜的事。但是我雖然極看重日本民族的宗教性，極想在民間的祭祀上領會一點意義，而對於此道自己知道是整個的門檻外人，所以這回也不是例外，除了知悉好些事情之外關於祭的奧義實在未能理解多少。我只簡單地感到幾點與中國特別殊異，覺得頗有意思。其一，日本祭神總須立一高竿，以爲神所憑依降臨之具，這在中國是沒有的，據說滿洲祀神典禮有神竿，或者有點相像。日本佛教一樣的尊崇圖像，而神道則無象設，神社中所有神體大抵是一鏡或木石及其他，非奉祀神官不得見知。中國宗教不論神佛皆有像，其狀如人；有希臘之風；與不拜偶像之猶太教系異，亦無神體之觀念，所拜有木石之神；唯其像則仍是人形也。其二，祭字在日本據云原意是奉侍，故其事不止供奉食品，尤重在陪食分享；在中國似亦無此意義。蓋日本宗教，求與神接近，以至靈氣憑降，神人交融，而中國則務敬鬼神而遠之；至少亦敬而不親，以世間事爲譬，神在日本於人猶祖禰，在中國則官長也。日本俗稱死者曰佛，又人死後若干年則祀爲神，中國死人乃成罪犯，有解差押送，土地城隍等於州縣，嶽廟爲梟

司或刑部，死後生活黯淡極矣。二者歷史不同，國體尤不同，其殊異隨處可見，於此亦極顯然也。日本神社祭賽，在都市間亦只是祭祀，演神樂，社內商販畢集，如北京之廟會，鄉間則更有神輿出巡，其勢甚洶湧，最爲特別。在本國內，亦稍見民間的迎神賽會，粗野者常有之，不甚駭異，惟見日本迎神輿者輒不禁悚懼，有與異文化直接之感，鄙人固素抱有宗教之恐怖，唯超理性的宗教情緒在日本特爲旺盛，與中國殊異，此亦正是事實，卽爲鄙見所根據者也。

中國民間對於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要更多，且更離奇，但是其意義大都是世間的，這如結果終出於利害打算，則其所根據仍是理性，其與人事相異只在於對象不同耳。大抵民衆安於現世，無成神作佛的大願，卽頃刻間神靈附體，得神秘的經驗，亦無此希求，宗教行事的目的非爲求福則是免禍而已。神學神話常言昔時神人同居，後以事故天地隔絕，交通遂斷，言語亦不能相通，唯有一二得神寵幸者，如巫覡若狂人，尙能降神或與相接，傳達神意於人間耳。在中國正是道地如此，其神人隔絕殆已完遂，平時祭賽蓋等於人世應酬，禮不可缺，非有病苦危急不致祈請所用又多是間接方法，如聖筭綫經，至直接的煩巫師跳神，在北方固常有之，則是出於薩門教，或是滿洲朝鮮西伯利亞的流派，亦未可知。據個人的見聞經驗，就故鄉紹興地方祭神迎會的情形，稍爲記述，用作實例，可以見民間敬神習俗之一斑，持與日本相校，其間異同之跡蓋顯然可見矣。

外國祭神大抵都在神社，中國則有在廟裡的，也有在家裡的，如灶神不必說了，歲末的祝儀元旦的祀南朝聖衆，祭火神用絲蠟燭，祭疫神用豆腐一作，稱豆腐菩薩，皆是。外國敬神用禮物贊頌，以至香花燈燭，中國則必有酒肉供品。平常祭神用方桌木紋必須橫列，諺曰，橫神直祖，香燭之外設三茶六酒，豆腐與鹽各一碟，三牲爲鷄鵝均整個，猪肉一方，鄉人或用豬頭，熟而荐之，上插竹篸數雙，又鷄血一碗，亦蒸熟者。主人從桌後再拜，焚金銀紙元寶，燃雙響爆竹十枚送神如儀。這好像是在家裡請客，若往廟去祭，有如携樽就教，設備未免要簡單一點了，大抵是茶酒鹽腐從略，三牲合裝在大木盤裡，鷄血與臟物仍舊，反正這也可以放在盤內的。紹興神廟祭祀最盛者，當推東嶽，府縣城隍，湖神張老相公，但是以我的經驗比較地記憶最深的乃是別的兩處，一是大桶盤湖邊的九天玄女，一是南鎮的會稽山神。老百姓到這兩處祭祀的理由爲何，我不知道，大約也還是求福罷，總之據我所親見，那里致祭的人確實不少。這事情大約已在三四十年以前，但印象還很深刻明瞭，站在南鎮內殿的廊下，看見殿內黑壓壓的一屋的人，真是無容膝之地，只要有這一點隙地，人就俯伏膜拜，紅燭一封封的遞上去，廟祝來不及點，至多也只焦一焦頭而已。院子裡人山人海，但見有滿裝雞與肉的紅白大木盤高舉在頂上，在人叢中移動，或進或出，絡繹不絕。大小爆竹夾雜燃放，如霹靂齊發，震耳成聾，人聲嘈雜，反不得聞。雖然沒有像陶菴夢憶記陶堰司徒廟上元設供，水物陸物，非時非地，那麼奢華，却也夠得上說豐富，假如那

種贈送移在活人官紳家，也夠說是苞苴公行，駭人聽聞了。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即此可見人民對於神明供奉還是全用世間法，這在外國宗教上不多見，或者與古希臘多神教相比，差相似耳。

諸神照例定期出巡，大約以夏秋間爲多，名曰迎會，出巡者普通是東嶽，城隍，張老相公，但有時也有佛教方面的，如觀音菩薩。據夢憶卷四記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似在明季十分的熱鬧，但我所見是三百年後的事情，已經很簡單了，特別是在城裡。迎會之日，先挨家分神馬，午後各舖戶於門口設香燭以俟。會仗最先爲開道的鑼與頭牌，次爲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綢緞刺綉，中貫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縴或執叉隨護，重量當有百餘斤，而持者自若，時或遊戲，放着肩際以至鼻上，稱爲嬉高照。有黃傘製亦極華麗，不必盡是黃色，但世俗如此稱呼，此與高照同，無定數，以多爲貴。次有音樂隊，名曰大敵棚，木棚彫鏤如牀，上有頂，四周有帘幔，棚內四角有人昇以行，樂人在內亦且走且奏樂，樂器均縛置棚中也。昔時有馬上十番，則未之見。有高蹻，略與他處相同，所扮有滾凳，活捉張三，皆可笑；又有送夜頭一場，一人持籠飾，上列燭台酒飯碗，無常鬼隨之。無常鬼有二人，一卽活無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卽死有分，如玉曆鈔傳所記：民間則稱之曰死無常，讀如國音之喜無上。活無常這里乃有家屬，其一曰活無常嫂，白衣敷脂粉，爲一年輕女人，其二曰阿領，云是拖油瓶也，卽再醮婦前夫之子，而其衣服容貌乃與活無常一律，但年歲小耳。此一行卽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邐

走過，亦令觀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談諧亦正於此可見。臺閣飾小兒女扮戲曲故事，或坐或立，拾之而行，又有騎馬上者，兒時彷彿聽說叫塘報，却已記憶不真，夢憶記楊神廟臺閣一則中有云：

「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年々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人絕倒者不之用。」似騎者亦卽是臺閣，又其時皆以成人扮演，後來則只用少年男女，大抵多是吏胥及商家，各以衣服裝飾相炫耀，世家舊族不肯爲也。若出巡者爲東嶽或城隍，乃有扮犯人者，范寅越諺云，「夢梁錄，答賽帶枷鎖，是也，越賽張大明王最久而盛。」則似張老相公出巡時亦有之，不知何意，豈民間以爲凡神均管理犯罪事耶。隨後是提爐隊，多人著吏服提香爐，焚檀香，神像卽繼至，坐顯轎，從者擎遮陽掌扇，兩旁有人隨行，以大鵝毛扇爲神招風。神像過時，婦孺皆膜拜，老嫗或念誦祈禱，餘人但平視而已。其後有人復收神馬去，殆將聚而焚送，至此而迎會之事畢矣。

以上所述是城裡的事，若在水鄉情形稍有不同，蓋多汊港又路狹，神轎不能行走，會伙遂亦不能不有所改變，臺閣等々多廢置，唯着重於划龍船一事。越諺云：

「划龍船始於吳王夫差與西施爲水戲，繼卽屈原爲競渡，隋煬帝畫而不雕，與此異。元典章

云，擇掉龍船，江淮閩廣江西皆有此戲，合移各路禁治。然皆上已端午而已，越則賽會翻划，暮春下潯徒塵安昌東浦各市，四月初六青田湖，六月初七章家御橋，十四五六等日吳淞小庫皇甫莊等村，年共三十餘會，不勝書。船頭則昂豎龍首項，尾擲在舵上，金鱗綵旗鑼鼓；扮故事。」這是記紹興划龍船的很好的資料，鄙人不會到過龍船上，只是小時候遠々地看，所以不能比范君講得更詳細，實在大家對於龍船的興味也就如此而已，我們所覺得更爲有趣的乃別有在，這便是所謂泥鯔龍船是也。此船長可二丈，寬約二尺許，船首作龍頭，末一人把舵，十餘人執楫划船，船行如駛，泥鯔云者謂其形細長而行速也。行至河中水深處，輒故意傾側，船立顛覆，划者在船下泅泳，推船前進，久之始復翻船岸水，登而划船如故。龍舟莊重華麗，泥鯔龍船剽悍酒脫，有丑角之風，更能得觀衆之歡喜，村中少年皆善游水，亦得於此大顯其身手焉。神像坐一大船中，外有彩棚，大率用搖櫓者四五人，船首二人執竹篙矗立。每巡行至一村，村中臨河搭臺演戲以娛神，神船向臺蔭進，距河岸約一二尺，咄嗟間二篙齊下，巨舟即穩定，不動分寸，此殆非有數百斤力者不辦，語云，南人使船如馬，正可以此爲例，執篙者得心應手，想亦必感到一樂也。未幾神船復徐々離岸，向別村而去。鄙人所見已是三十餘年前事，近來如何所不能知，唯根據自己的見聞：在昔時有如此情形，則固十分的確，即今亦可保證其並無誑語在中者也。

着上文所記祭神迎會的習俗，可以明瞭中國民衆對神明的態度，這或可以說禮有餘而情不足

的。本來禮是一種節制，要使得其間有些間隔有點距離，以免任情恣意而動作，原是儒家的精意。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亦即是以禮相待，這裏便自不會親密，非是故意疎遠，有如鄭重設宴，揖讓而飲，自不能如酒徒轟笑，勾肩搭背，以示狎習也。中國人民之於鬼神正以官長相待，供張迎送，盡其恭敬，終各別去，洒然無復關係，故祭祀迎賽之事亦只是一種禮節，與別國的宗教儀式蓋迥不相同。故柳田國男氏在祭禮與世間第七節中所記云：

「我幸而本來是個村童，有過在祭日等待神輿過來那種舊時感情的經驗。有時候便聽人說，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輿是特別的發野呀。這時候便會有這種情形，儀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輿老是不見，等到看見了也並不一直就來，總是左傾右側，抬着的壯丁的光腿忽而變成Y字，忽而變成X字，又忽而變成W字，還有所謂舉起的，常々盡兩手的高度將神輿高々的舉上去。」這類事情在中國神像出巡的時候是絕沒有的。日本國民富於宗教心，祭禮正是宗教儀式，而中國人是人間主義者，以爲神亦是爲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間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塹。了解別國固是大難，而自己的事須要先弄清楚亦復不少，兵荒馬亂中雖似非急務，但如得有人注意，少少加以究明，亦爲有益，未始不可爲相互之福也。民國癸未七月三十日。

(藝文)

島崎藤村先生

今天午前看報，忽見中華社東京二十二日電云，島崎藤村氏於本日午前零時三十分在大磯逝世，享年七十二歲。突然看見，也還不怎麼驚駭，卻是很迫切的覺到一種寂寞之感。月明文庫裡的一小冊雪天的紙窗正放在手邊，拏起來翻着，心想能寫這樣文章的人於今已沒有了，很是可惜。又彷彿感覺自己這邊陣地少了一個人，這寂寞便又漸近於心怯了。

我們最初聽見藤村先生的名字，還是在東京留學的時代，這大約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長篇小說春開始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登載，其時作者年紀還只是三十六歲，想起來也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但是與藤村先生相見，卻一直在後。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秋間，利用暑假，同內人到東京去住了兩個月，徐耀辰先生也在那里，承東大的中國文學會發起，在山水樓飯莊招待我們，其時來客中間有一位是藤村先生。這是八月四日的事，徐先生因為翻譯新生，會屢次通信，便去拜訪一次，後來藤村先生差人來約小飲，邀我同去，於二十日晚在麻布區六本木的大和田，這是第二次的見面。那天在坐的，除徐先生和我外，還有和辻哲郎有島生馬二氏，連主人共計五人。藤村先生帶來一本岩波文庫中的岡倉覺三著茶之書送給我，題曰，贈周作人君，島崎生。還客氣

說：是一本舊的，很對不住，其實我倒是比新的更覺得喜歡。飯後，主人要了來幾把摺扇，叫大家揮毫做個紀念，詳細記不得了，只就我所分得的一把來說，中間有島氏用水墨寫了一片西瓜，署款十月生，即是「有」字的字謎。右邊藤村先生寫短歌一首云，

なつのはは、

しのの小竹の

ふししけみ、

そよやほとなく、

あくるなりけり。

署款藤字。案此係西行法師所作，見山家集中，標題曰題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不久之間，隨即天明。在短夜の時節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約是作者所很喜歡的一首，祇是不可譯，現在只好這樣且搪塞一下。徐先生寫了兩句唐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和辻氏與我只簡單的署名，各寫兩個字而已。

第三次見面又在七年之後，即民國三十年四月，我往日本京都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的時候。開會後我於十四日由京都到東京，住在帝國旅館，十七日中午應日本筆會之招，至星岡茶寮，晤見好些舊相識的文人，其中最年長者便是藤村先生。這回又承以大著夜明前二冊見贈，

卷首題字曰，呈周作人君，昭和十六年四月，於東京麴町，島崎生。附有信箋一紙云，

「此拙著稍經執持，已略舊，唯係留置家中之初板木，因不復顧及失禮，持以奉贈，如承收納作爲紀念，幸甚。四月十七日。」藤村文庫定本夜明前，我早已有了一部，但是重板後印，今得到作者持贈的初版本，回來以後便把原來的一部送給了別人了。總計我見到藤村先生，最初是在甲戌，那時他六十三歲，最後是辛巳，那時七十歲了，因此我所有的印象彷彿是一個老哲人。夜明前第一冊在昭和十年乙亥出版，上邊的照相覺得最與我的印象相合。藤村先生是東亞文學界的大前輩，文章與智慧遠出我們之上，見面時只是致敬，並未多談，但我們直感得這是和我們同在一條線上的，所以平時很感到親近，因此對於逝世的消息也就會覺得有一種近於恐慌之感了。

藤村先生在文學上的績業，自有日本文學史家會加以論定，我不能說什麼，這裏只是略述自己的印象以及感歎之意而已。藤村先生的詩與小說以前也會讀過好些，但是近年愛看雜文，所記得的還是以感想集爲多，在這裡我也最覺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雪天的紙窗中選有幾篇隨筆，反復的讀了很是喜歡，再去查原書，在昭和五年庚午出版的在市井間一冊裏找到了幾篇，如小諸的回憶，短夜的時節，養生，幾回想起要翻譯，却終於不會下筆，因爲覺得這事情太難，生怕譯不好反把原文弄壞了。創作中富有思想的分，而這又有空閒的與時間的博大性的，這是我所尊重的作品，藤村先生的感想隨筆，就是小篇也多有此特質。而今已沒有這樣的人

了，在這里正可謂之東亞的一損失，沒有方法可以彌補的。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醫文)

懷廢名

「余識廢名在民十以前，於今將二十年，其間可記事頗多，但細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無從下筆處。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寫文章甚妙，但此是隱居西山前後事，莫須有先生傳與橋皆是，只是不易讀耳。廢名曾寄住余家，常往來如親屬，次女若子亡十年矣，今日循俗例小作法事，廢名如在北平，亦必來赴，感念今昔，彌增悵觸。余未能如廢名之悟道，寫此小文，他日如能覓路寄予一讀，恐或未必印可也。」

以上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末所寫，題曰懷廢名，但是留得底稿在，終於未曾抄了寄去。於今又已過了五年了，想起要寫一篇同名的文章，極自然的便把舊文抄上，預備拏來做個引子。可是重讀了一遍之後，覺得可說的話大都也就有了，不過或者稍爲簡略一點，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補充，也可以說是作箋注罷了。關於認識廢名的年代，當然是在他進了北京大學之後，推算起來應當是民國十一年考進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中間休學一年，至民國十八年纔畢業。但是在他來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幾封信，其時當然只是簡單的叫馮文炳，在武昌當小學教師，現在原信存在故紙堆中，日記查找也很費事，所以時日難以確知，不過推想起來這大概總是在民九民

十之交吧，距今已是二十年以上了。廢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別處。在莫須有先生傳第四章中東太太說，莫須有先生，你的額子上怎麼那麼多的傷痕？這是他自己講到的一點，此蓋由於癩，其聲音之低啞或者也是這個緣故吧。

廢名最初寫小說，登在胡適之的努力週報上，後來結集爲竹林的故事，爲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這竹林的故事現在沒有了，無從查考年月，但我的序文抄存在談龍集裡，其時爲民國十四年九月，中間說及一年多前答應他做序，所以至遲這也就是民國十二年的事吧。廢名在北京大學進的是英文學系，民國十六年張大元帥入京，改辦京師大學校，廢名失學一年餘，及北大恢復乃復入學。廢名當初不知是住公寓還是寄宿舍，總之在那失學的時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寫信來說，近日幾乎沒得喫了。恰好章茅塵夫婦已經避難南下，兩間小屋正空着，便招廢名來住，後來在西門外一個私立中學走教國文，大約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黃旗村裡，至北大開學再回城內。這一期間的經驗於他的寫作很有影響，村居，讀莎士比亞，我所推荐的吉訶德先生，李義山詩，這都是構成莫須有先生傳的分子。從西山下來的時候，也還寄住在我們家裡，以後不知是那一年，他從故鄉把妻女接了出來，在地安門裡租屋居住，其時在北京大學國文學系做講師，生活很是安定了，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將夫人和子女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住在雍和宮的喇嘛廟裡。當然大家覺得他大可不必，及至蘆溝橋事件發生，又很羨慕他，雖然他未必真有先

知。廢名於那年的冬天南歸，因為故鄉是拉鋸之地，不能在大南門的老屋裡安住，但在附近一帶托跡，所以時常還可彼此通信；後來漸漸消息不通，但是我總相信他仍是在哪一個小村莊裡隱居，教小學生念書。只是多「靜坐深思」，未必再寫小說了吧。

翻閱舊日稿本，上邊抄存兩封給廢名的信，這可以算是極偶然的事，現在却正好利用，重錄於下。其一云：

「石民君有信寄在寒齋，轉寄或恐失落，信封又頗大，故擬暫留存，俟見面時交奉。星期日林公未來，想已南下矣。舊日友人各自上飄游之途，回想明珠時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將此種悵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無珍惜之意；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間世未能翫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却尙不忍即捨去也。匆匆。九月十五日。」時爲民國二十六年，其時廢名蓋尙在雍和宮。這里提及明珠，順便想說明一下。廢名的文藝的活動大抵可以分幾個段落來說。甲是努力週報時代，其成績可以竹林的故事爲代表。乙是語絲時代，以橋爲代表。丙是駱駝草時代，以莫須有先生爲代表。以上都是小說。丁是人間世時代，以讀論語這一類文章爲主。戊是明珠時代，所作都是短文。那時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啓蒙運動之必要，想再來辦一個小刊物，恰巧世界日報的副刊明珠要改編，便接受了來，由林庚編輯，平伯廢名和我幫助寫稿，雖然不知道讀者覺得何如，在寫的人則以爲是頗有意義的事。但是報館感覺得不大經濟，於二十

六年元旦又斷行改組，所以林庚主編的明珠只辦了三個月，共出了九十二號，其中廢名寫了很不少，十月九篇，十一月各五篇，裡邊頗有些好文章好意思。例如十月分的三竿兩竿，陶淵明愛樹，陳充，十一月分的中國文章，孔門之文，我都覺得很好。三竿兩竿起首云，

「中國文章，以六朝人文章爲最不可及。」中國文章也劈頭就說道，

「中國文章裡簡直沒有賦世派的文章，這是很可惜的事。」後邊又說，

「我嘗想，中國後來如果不是受了一點佛教影響，文藝裡的空氣恐怕更陳腐，文章裡恐怕更要損失好些好看的字面。」這些話雖然說的太簡單，但意思極正確，是經過好多經驗思索而得的。裡邊有其顛撲不破的地方。廢名在北大讀莎士比亞，讀哈代，轉過來讀本國的杜甫李商隱，詩經，論語，老子莊子，漸及佛經，在這一時期我覺得他的思想最是圓滿，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這以後似乎更轉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我的第二封信已在廢名走後的次年，時爲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其文云：

「偶寫小文，錄出呈覽。此可題曰讀大學中庸，題目甚正經，宜爲世所喜，惜內容稍差，蓋太老實而平凡耳。唯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給朋友們一看；雖是在家人亦不打誑語，此鄙人所得之一點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達耶；匆匆不多贅。三月六日晨，知堂白。」所云前寄一二信悉未存底，唯讀大學中庸一文係三月五日所寫，則抄在此信稿的前面，今亦抄錄於後：

「近日想看禮記，因取郝蘭皋箋本讀之，取其簡潔明了也。讀大學中庸各一過，乃不覺驚異。文句甚順口，而意義皆如初會面，一也。意義還是很難懂，懂得的地方也只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簡直多是玄學，不佞蓋猶未能全了物理，何況物理後學乎。大學稍可解，却亦無甚用處，平常人看看想要得點受用，不如論語多多矣。不知道世間何以如彼珍重，殊可驚詫，此其三也。從前書房裡念書，真虧得小孩們記得住這些。不佞讀下中時是十二歲了，愚鈍可想，却也背誦過來，反覆思之，所以能成誦者，豈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此文也就只是明珠式的一種感想小篇，別無深義，寄去後也不記得廢名覆信云何，只在筆記一葉之末錄有三月十四日黃梅發信中數語云：

「學生在鄉下常無書可讀，寫字乃借改男的筆硯，乃近來常覺得自己有學問，斯則奇也。」寥寥的幾句話，却很可看出他特殊的謙遜與自信。廢名常同我們談莎士比亞，庾信，杜甫李義山，橋下篇第十八章中有云：

「今天的花實在很燦爛，——李義山詠牡丹詩有兩句我很喜歡，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你想，紅花綠葉，其實在夜裡都佈置好了，——朝雲一判那見。」此可爲一例。隨後他又談論語，莊子，以及佛經，特別是佩服涅槃經，不過講到這里，我是不懂玄學的，所以就覺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評述了。廢名南歸後會寄示所寫小文一二篇，均頗有佳處，可惜一時找不出

也有很長的信講到所謂道，我覺得不能贊一辭所以回信中只說些別的事情；關於道字了不提及，廢名見了大爲失望，於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爾與之論道也。

關於廢名的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記一二。廢名平常頗佩服共同鄉熊十力翁，常與談論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讀佛書以後，却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日君與熊翁同住在一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余君云係親見，故當無錯誤。廢名自云喜靜坐深思，不知何時乃忽得特殊的經驗，跌坐少頃，便兩手自動，作種種姿態，有如體操，不能自己，彷彿自成一套，演畢乃復能活動。鄙人少信，頗疑是一種自己催眠，而廢名則不以爲然。其中學同窗有爲僧者，甚加讚歎，以爲道行之果，自己坐禪修道若干年，尙未能至，而廢名偶爾得之，可爲幸矣。廢名雖不深信，然似亦不盡以爲妄。假如是這樣，那麼這道便是於佛教之上又加了老莊以外的道教分子，於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廢名談中國文章與思想確有其好處，若捨而談道，殊爲可惜。廢名曾撰聯語見贈云，微言欣其知之爲誨，道心惻於人不勝天。今日找出來抄錄於此，廢名所贊雖是過量，但他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現在想起來，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覺得至可懷念也。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記於北京。

（古今半月刊）

讀初潭集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價貴不敢出手，去冬書賈携一冊來，少敝舊而價不出廿元，頗想留之。會玄同來談，又有生客倏至，乃屬玄同且坐苦雨齋北室，卽前此聽蝦蟆跳處，今已鋪席矣，可隨意偃臥，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書大佳，如不要勿卽退還。——蓋自欲得之也。未幾全書送來，議打一折扣而購得之，尙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歿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係之，於今能與不佞賞識卓吾老子者尙有幾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夜，知堂記於北平。」

此是不佞題所藏初潭集的話，於今轉眼將一年矣。今日取出書來看，不勝感慨。玄同遇蝦蟆事在民國十三年，查舊日記七月廿五日條下云：

「陰，上午十一時玄同來談，至晚十時去。」又八月二日條下云：

「下午雨。玄同來訪，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見面時玄同云，夜間室內似有人步聲，何耶。我深信必無此事，以爲當是幻覺，及客去收拾房間，乃見有大蝦蟆一隻在床下，蓋前此大雨時混入者也。尹默聞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蝦蟆來與晤對耳；遂翻敬亭山詩咏之曰，相看兩不厭

蝦蟆與玄同。昔日友朋戲笑之言，流傳人間，行爲世說，或有傳訛，實則只是如此耳。因題記語加以說明，念古人車過腹痛之感，蓋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談的範圍極廣，除政治外幾於無不在可談之列，雖然他所專攻的音韻學我不能懂，敬而遠之，稱之曰未來派。關於思想的議論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樂觀的而已。但是我說中國思想界有三賢，卽是漢王充，明李贄，清俞正燮，這個意見玄同甚是贊同。我們生於衰世，欲喜尙友古人，往往亂談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們的友朋，想起來未免可笑，其實以思想傾向論，不無多少因緣，自然不妨托熟一點。三賢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禍，其人似乎很激烈，實在却不盡然，據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頗和平公正的，只是世間歷來的意見太歪曲了，所以反而顯得奇異，這就成爲毀與禍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麼憑據呢？這只是有常識罷了，說得更明白一點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說出話來，無論表面上是什麼陳舊或新奇，其內容是一樣的實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燒，顛扑不破，因爲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一句有常識的名言，多麼誠實，平常，却又是多麼大胆呀。假如這是某甲說的，說不定也會得禍，幸而出於禮記，讀書人沒有辦法，故得倖免，不爲顧亭林輩所痛罵耳。

我會說看文人的思想不難，只須看他文中對婦女如何說法卽可明了。越稷堂日記補辛集上成

登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條下記閩俞理初的癸巳類稿事，有云：

「俞君頗好爲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妬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妬，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語皆偏謬，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李君是舊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點，亦可謂頗有限力矣。李卓君的思想好處頗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這里看出來。焚書卷二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中云：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初溟集卷三列記李夫人，阮嗣宗隣家女，阮仲容姑家鮮卑婢諸事後，加案語云：

「李溫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聲色之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持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所言大有見識，非尋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諸姐項下記蔡文姬王昭君事，評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婦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又記桓元子爲其姪女宥王臺一門，曹孟德爲文姬宥董祀，評云：

「塔故自急 二氏一律，桓公親親，曹公賢賢。嗚呼！曹公於是爲不可及矣。」書肩上有無名氏墨書曰：

「上數條卓吾皆爲賢，乃欲裂四維而滅天常耶。」其後別有一人書曰：

「卓吾畢竟不凡。」李卓吾此種見解蓋純是常識，與藏書中之稱贊卓文君正是一樣，但世俗狂惑聞之不免駭然，無名氏之批猶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之疏耳，其詞雖嚴，唯實在只是一聲吆喝，却無意義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險事乃是不肯說謊話，許多思想文字之獄皆從此出。本來附和俗論一聲亦非大難事，而狷介者每不屑爲，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題捫燭脍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這一點常識，又加以潔癖，乃更至於以此殺身矣。」但只有常識，雖然白眼看天下讀書人，如不多說話，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潔癖，則如飯中有蠅子，必吐出之爲快，斯爲禍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萬曆十六年卓吾初落髮龍潭卽纂此，故曰初潭，時年六十二歲。書分五部，曰夫婦父子兄弟師友君臣，又各分細目，鈔集故事有如世說，間增以評論。中國讀書人喜評史，往往深文周納，不近人情，又或論文，則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藝。卓吾所評乃隨意插嘴，多有妙

趣；又務爲解放，卽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漫然也。卷十一儒教下云：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輿璫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評曰：

「太管閒事，非子言也。」又云：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戴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評曰：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據檀弓所說，這里說話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寫作仲尼，但這兩節所批總之都是不錯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達人情物理，所言說必定平易近人，不涉於瑣碎迂曲也。焚書卷三童心說中說得很妙，他以爲經書中有些都只是聖人的迂濶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此語雖近遊戲，却也頗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義亦自不難辨別出來，如上文所舉，雖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爲一例也。近來介紹李卓吾者有四川吳虞，日本鈴木虎雄，福建朱維之，廣東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約略可知矣，焚書亦已有兩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錯悞不便讀，安得有好事者取原書併續書景印，又鈔錄遺文爲一集，公之於世以便學者乎。廿九年一月廿七日。

（中國文藝）

俞理初論莠書

從前我屢次說過，在過去二千年中，我所最爲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這三個人的言論行事並不怎麼相像，但是我佩服他們的理由却是一個。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這在其餘的兩人也是共通的，雖然表現的方式未必一樣。關於俞理初我已經寫過好幾次文章，現在再來提起，別無何種新的意見，只是就他指斥莠書這一點上，想來略爲談罷了。

近幾年來常看筆記一類的書，沒有詳細計算，想起來實在也已不少，其中特別以清朝的爲多。可是結果非常的不滿意。本來我看筆記原不是什麼正經工作，所謂大抵只以代博奕，或當作紙烟，聊以遣時日而已。讀一部書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滿足，有時覺得無味，亦不甚嫌憎，對於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足供我一時披讀耳，古人云只圖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但是有時遇見有些記錄，文字未必不佳，主張也似乎很正大，可是根本上不懂得人情物理，看了時覺得遍身不快活，這時候的不滿意便已超過了嫌憎，有點近於恐懼了。好比音樂辨性的老祖神農氏，把草根樹皮放在口裡咀嚼，嚼的一下覺得怪辣，他會直覺的感到，這可不是毒？我們未敢以老祖自

居，但是從經驗上也會有時感覺，這說得有點蹊蹺，便很有莠書的嫌疑。舊統的說莠書，似乎有講病，假如這有點感情用事，那麼就與隨便評定思想不正確相似，含有很大的危險性。我根據俞理初的例所說的莠書當然不至於如此，這里所據的標準是簡單的人情物理，如在這上面有講不過去的便有問題，視爲莠書也不爲過；而且說也奇怪，被歸入此類的並不是世間公認的邪說異端，倒是普通正經的話爲多；這是極有意思的事。蓋天下多鄉愿，其言行皆正經，常人無不佩服，然若準以情理，則其不莠者鮮矣，唯有識與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難與其功之大蓋遠過於孟子之攻異端也。癸巳存稿卷十五胡先生事迹云，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鄉愿，因以所記備求所謂鄉愿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嗚呼，此先生之所以賢歟。寥寥的幾句話，差不多把指斥莠書的精神表現得很好，我們也可不必多贅了。

俞理初論莠書的文章共有六篇，收在癸巳存稿卷十四內，計酷儒莠書、愚儒、談玄、誇誕、曠達、悖儒等莠書是也。其中以一二兩篇爲最精，可爲代表，今先就酷儒莠書引例於下：第一節云：

「夾谷之會，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候懼而動。」

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瞿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趙明威戮，曰：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伎登之心無所泄，造此莠言，上誣聖人，不可謂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却之，於法無死罪，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幸，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末節云：

「高歡與長史薛琚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仿齊君王后以椎解環，不知環破即解，亂絲斬之仍不治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治亂臣猶治亂絲，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論，然歡在洋之愚惑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莠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愚儒莠書第一節云：

「朱弁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親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言已近妄。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枋大材修寢殿，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

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罵而仿以爲書，其愚如此。」第四節云：

「王闢之灑水燕談錄又云，陳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技，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衰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鑒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上邊所引已足見其大概，對於向來傳爲美談，視爲故實，而與情理不合的事，不容氣的加以指斥，對於初習讀書的學子甚爲有益，只恨所舉太少，唯望讀者自能舉一反之耳。同時有馬時芳著樸麗子，語多通達，其續樸麗子卷下中有一則云：

「傳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聽母言而止。此蓋周之末季或秦漢間曲儒附會之言也。曲儒以矯情苟難爲道，往往將聖賢妝點成怪物。嗚呼，若此類者豈可勝道哉。」這一則就以補入愚儒書篇裡去，其直揭曲儒的心理，不容氣處亦與俞氏不相上下。鄙人前讀禮記中檀弓一卷，亦會有同樣的意見，覺得關於原壤的事，論語憲問所記殊不高明，讀檀弓文乃極佳，比較之下乃益明顯。檀弓云：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

髀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夫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論語則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看所說的老而不死這句話，可知那時原壤已經老了。據戴望注論語，禮，六十杖於鄉。那麼孔子也一定是六十歲以上了罷。動手就打，聖門中只有子路或者未免，孔子不見得會如此，何況又是已在老年。我們看檀弓所記孔子對待原壤並不如此，可見這以杖叩其脛的事很是靠不住，大約是主張嚴酷者之所爲，亦正是附會之言耳。執女手之卷然下，據孔穎達正義云：

「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々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假如這裏疏家沒有將他先祖的事講錯，我們可以相信那時孔子的年紀並不老，因爲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執斤斧，總不會是六十歲後的事情。把兩件故事比較來看，覺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麼寬和，到老後反發大性，有點不合情理。本來論語與檀弓裡的故事都是後人所記，真假一樣的不可知，但是準情的理來批判，就自然分出曲直來，此間自有區別儼然存在，一見可辨也。此類辯論仿佛有似致堂史論無非對古人已事妄下雌黃，實則不然，史論不必要的褒貶古人，徒養成不負責任的說話之陋習，此則根本物理人情，訂正俗傳曲說，如爲人心世道計，其益當非淺鮮。若能有人多致力於此，更推廣之由人事而及於物性，凡逆婦變豬以至雀入大水爲蛤之類悉加以辨訂，

則利益亦益廣大，此蓋爲疾虛妄精神之現代化，當不愧稱之爲新論衡也。

(風雨談月刊)

畫鍾進士像題記

金冬心雜著六種，寒齋有巾箱小品本，種榆仙館刻本，當歸草堂刻本，最後乃得桐西書屋刻本。當歸草堂本目錄後有魏稼孫題記，末云：

「余爲當歸草堂校刊此種，旋得湖州凌子與霞邗上來書云，冬心畫記尙有吳門潘氏桐西書屋刻本，時劖闕垂成，道遠不及借校，附記於此。」

案潘氏刻題畫記五種時在同治壬申，比丁氏本才早六年，有王鴻朗跋，不言所據何本，略一比較，似反多魯莽刪改處，唯末附刻王笈甫先生畫鍾進士像題記一卷，却頗可喜。王笈甫即鴻朗，前有光緒丁丑潘介繁序，畫鍾進士題詞世多有之，但只散見各人集中，今彙爲一卷，一人之作而有二十二則，可謂難得矣。今年夏日乃又得一冊，則上有紅藍二色批語及墨筆題識，語多可取，且亦有足資考據處，因擇要摘錄之。卷首畫竹題記自序後墨筆題云：

「光緒三年丁丑之夏，余客楚北，椒坡舍弟以需次在彼相見，各出行篋書互觀，貽我此卷，蓋鐫板武昌郡中者。是歲九月余歸吳郡，椒坡亦往湘楚，匆匆分手。今檢篋，此種乃有兩本，因分一以貽梭伽先生，先生善畫工詩，古趣奇趣，與昔邪居士殊不相讓，且與舍弟亦素交，想必展

卷一笑也。香禪居士記於二魚盆，時光緒六年庚辰，端午後三日。朱文印曰香禪，曰瘦羊，前一印曰二魚盆。畫竹題記第一葉欄外朱文印曰惟德堂，曰化生，白文印曰香禪居士，又白文曰願芸臺印，朱文曰稔翁，曰駉老，白文曰願曾壽，曰願亮基印。第一則題記首云，饑鳳非竹實不飽，余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末云，余之常饑又何怪乎。書眉藍筆批曰：

「第一條卽是江湖口吻。」又朱筆批曰：

「王漁洋朱竹垞批杜詩所謂乞相。黃山谷云：閉口輒言窮，其意欲何爲，又云，客來獻窮狀。張山來曰，其意但求布施耳。」卷末空白處朱筆題曰：

「先生胸襟故高，惜激而不廣，干青雲而直上之意未見也。庚辰五月，棲伽山民。」又藍筆題詩云：

「精玉兩呈人各見，魚熊兼愛性難同，光芒太露緣何事，未免胸懷欠抱沖。民又書。」自寫真題記上亦有眉批兩則，不具錄。畫馬題記卷末朱筆題曰：

「爲人學問，不宜憤激，不宜炫耀，冬心先生才氣雖優，德器終不足也，惜哉。棲伽山民。」又藍筆題曰：

「冬心題畫諸詩皆不見佳。」案香禪是潘鍾璫，後伽則願氏也，所評雖嚴切，然亦深中冬心之病。畫鍾進士像題記序後亦有識語，墨筆云：

「彙余游鄂渚，值丁丑端午，曾以素紙乞笈甫先生畫鍾進士象，未得也。去年閏春復往，笈甫見余即言負君債未還，余因索之，遂出戊寅端午所畫登頓携歸，剛及端午，縣諸齋壁。今又逢端午，而笈甫下世已數月矣。重展畫幅，又誦斯編，輒憶老樵當醉審筆時也。庚辰五月七日，香禪記。」又朱筆云：

「笈甫先生不得意，畫出終葵嚇小鬼，題詩無乃太疏豪，棲伽山民爲歎唏。先生海鹽人，大才不售在湖北闕幕，奉事主稿，豪於詩酒，年五十餘而卒矣。」據此可知王氏卒於光緒庚辰，唯云海鹽人則不確，題記自署古鹽官，實爲海寧州也。卷中有眉批五處，其一云：

「詩意極是，而詩之旨終不是，言盡意窮，失之於薄，才大量狹故也。」末藍筆總批云：

「此公才氣比冬心開闊，然器量亦狹。」所評大旨亦不差，唯此本筆墨遊戲，自然語多尖新或涉排調，如欲以溫柔敦厚相期，未免失之太高。題記第一則爲張樵野作，原本小注云：

「圖中古木槎枒，霜葉半脫，老樵倒戴紗帽，沈醉不能步，張天師星冠象簡，掖之而行。一小鬼於路側屈半膝，持手板作通謁狀。下臨深潭，潭中月影與天際光相射。」第十二則爲芝舛作，

小註云：

「圖中石牀一，竹爐旁設茶具，一鬼汲水，一鬼持扇。老樵反袂側立，作凝睇狀，背有小鬼提酒壺，執手挪揄之。山徑轉處，兩鬼扛一竹籃，紅籤標題八分書四字云，六安春茗。」又第十

四則畫作年少鍾馗圖，第十八則作柳岸納涼圖，具旖旎風流之致，記云，「虬鬚飄然，梨渦夾侍，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矣。」觀此諸例，可以想見圖之一斑，題詩在上頭，那得不嬉笑怒罵耶。

王笈甫著作不知有幾種，寒齋所得此外只有游蜀紀程上下二卷，有時乃風序及自序，鮑瑞駿等六人題辭，時氏序署庚午，蓋同治九年刻也。書記同治八年七月隨李鴻章山湖北入四川，十月仍回武昌，梭柁山民所云闕幕，蓋卽指此。記文清麗可誦，如記七月初六日事云：

「初六日晴，好風送帆，百二十里。艸舟義義，膠於淺沙，百夫推挽，江潮上迎，天人交助僅而得達。抵老鷄嘴，日暮遂泊。側有木筏，修廣盈畝，茅茨鱗比，儼如江村，試登其上，匠方鋸材，邪許之聲，與波相答。」我常覺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寫景抒情，多苦不足，卽不浮滑，亦缺細緻，或有雜用駢文句法者，不必對偶，而情趣自佳，近人日記游記中常有之。其實這也是古已有之，六朝的散文多如此寫法，那時譯佛經的人用的亦是這種文體，其佳處爲有目所共見，唯自韓退之起衰之後，文章重聲調而輕色澤，乃漸變爲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記其寫法幾乎如春秋之簡略了。游蜀記略本不是大著，不過因爲是王笈甫之作，所以收得，文章也只是帶便說及而已。

潘介繁字椒坡，曾得其所著曉夢春紅詞一卷，有吳嘉淦許廣慶二序，許序署同治己巳，或卽是刻書之年，蓋在刻冬心題畫記之三年前也。民國壬午十月二十八日。

（風雨談）

勤藝堂題跋抄

近來買幾冊舊書閑看，常遇到勤藝堂鄒氏藏本，起初不大注意，但其書多有題跋，覺得頗有意思，因彙抄在一起，聊爲鄒君略留鴻泥之跡而已。

一 夢憶

夢憶八卷，張岱著，道光壬午王見大第二次刊巾箱本。夢憶向來有一卷本，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硯雲甲編，光緒初年有申報館鉛印本，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見大刻，咸豐壬子伍崇曜據以刻入粵雅堂叢書，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則未之前聞，唯復堂日記卷三所云，癸酉春間在娛園見王見大所刻甚工雅，或卽指此書亦未可知。書四冊，卷首白文印曰鄒氏家藏，朱文曰師竹樓主人珍藏，每卷第一葉下朱文印曰麗生存淦，第四冊七八兩卷係手抄本，末有題跋云：

「家藏夢憶四冊，計八卷，山陰張岱撰，前有王文誥序。咸豐庚辛之間避亂官家壩，失去七八兩卷，茲借得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本錄補之，並錄硯雲甲編所載序文及伍崇曜跋，以資考證。據崇曜所見本每條具綴純生氏云云，且每卷直題王文誥編，而此本無之，伍氏又冠以陶菴二字，而此

本惟題夢憶，意者崇曜所據以刻入叢書者別是後人所重刻者，此則確爲王氏原本無疑也。李敏達公西湖志載先生尙有西湖夢尋五卷，惜未見。光緒己卯十一月，海寧三百有六甲子老人鄒存淦觀笙氏識於杭州白蓮花寺前之勤藝堂。白文印曰鄒存淦印，朱文曰觀笙。

二 西江詩話

西江詩話十二卷，裴君弘輯，康熙時妙貫堂刊本。西江詩話前已得一部，併附有妙貫堂餘譚六卷，唯印工紙張均不及此本，故重復收得之。卷首有白文印曰杭州鄒存淦鑒藏書畫之章，朱文曰勤藝堂鄒氏藏書記，鄒觀笙讀書印，未有跋二，其一云：

「先王父星橋公極愛書，雖零縑隻字，斷卷殘編，寶之不啻拱璧。予自束髮受書，卽亦愛先王父之所愛，粵匪未擾浙西前，嘗會計所藏卷至一萬有餘，亦云富矣，及賊來半遭竊攘，半付劫灰，所留者僅寄存村舍十分中之一二耳。此書係在山陰斗門市購得者，前有高禹泉先生題字，禹泉爲斗門先哲，有能書名。予深惜家藏之書保之不能及身，雖愛之如命，奈金盡牀頭，未必能如前積聚，而又歎高先生之書不能保及子孫，披覽之餘，不禁淚隨言下，因卽泚筆記之。同治五年丙寅長至日，海寧鄒存淦觀笙氏識於山陰客居所居堂。」朱文印曰觀笙，偏左又一朱文大印曰客居所居堂印。其二云：

「西江詩話十二卷，新建裘君弘著，略倣全唐詩話例，而留意梓桑，亦詩話中之卓絕者。乾隆間訪遺書，凡涉遜國事，立論舛謬及語句有違碍者，皆在禁燬之列，是書卷十內黎祖功、髻山詩，我頸不屈如老鶴，我髮已剪如禿鷄句似觸碍，又書內有錢謙益名，亦爲江西巡撫郝公查禁，然所禁惟此兩句，似不應聽其湮沒不傳。溯自丙寅以後，十八年來積聚之書約得一萬八千餘卷，新刊十之七，舊板僅十之三，市上失傳之本則百中無一，此書或可首屈一指，吉光片羽，尙足寶貴，況全書乎。茲復重加面頁，將第三卷蛀洞修補完整，儲諸篋衍，後之人其保之。光緒十年甲申立冬前二日，海寧三百三十有五甲子老人鄒存淦重識於杭州勤藝堂。」印二如夢憶跋。高禹泉題字今不存，想是寫在書面上，故鄒君重加面頁以保護之，其後殆均已失去矣。

三 彙本雜錄

彙本雜錄原訂一厚冊，目錄下朱文印曰，鄒儷笙讀書印，勤藝堂鄒氏藏書記，卷一首頁白文印曰，鄒氏家藏。末有跋云：

「右彙本雜錄四卷，毛西河先生奇齡撰，書名下有艾堂輯閱四小字，艾堂不知何人，所存僅傳二卷，碑記志銘各一卷，前有目錄適滿一頁，其祇此四卷，抑尙有別種，均未知。是書板式與西河全集同，確係當時毛氏刻本，惟全集中未載，蓋由集輯錄之本，原不妨別行也。惜卷端已被

鼠嚼，三四兩卷邊上字亦失去，予於同治庚午黎春回杭時得於清河坊之舊貨攤頭，爲之整理一過，欲補缺字未能也，今又爲蠹所蝕，復折補之。按西河所撰四書改錯及四書正事括略今通行本皆未載入，不僅此書也，所足重者，此板久亡，似已無第二本傳於世耳。補成，略述數行於後。時光緒戊戌冬至後十日，海寧鄒存淦儷笙氏識於杭州寓舍之勤藝堂，時年政七十。一印如前。

四 西湖柳枝詞

西湖柳枝詞五卷，嘉慶辛酉刊，前有阮伯元王述菴二序。序後空白頁有鄒氏題云：

「西子湖邊烟樹昏，空城穴蝮陣雲屯，錢唐世世無兵燹，沖晦之言奚足論。讀罷乾嘉絕妙辭，感時懷舊幾人知，願敦重享承平福，去作西湖泣柳詩。咸豐辛酉避亂山陰，得王蘭泉先生主

教文書院時所輯西湖柳枝詞五卷，時粵匪竄杭，兵戈載道，讀之不勝今昔之感，因附題兩絕句於後。海寧後學鄒存淦謹識。」朱文印曰儷笙。卷一首頁白文印曰儷笙珍藏，朱文曰勤藝堂鄒氏藏書記，卷末白文印曰儷笙復閱。

五 茹古齋詩文鈔

茹古齋詩鈔一卷，文鈔二卷，張復著，鄒氏手鈔本。卷首有邊浴禮序，阮伯元題辭，吳清鵬

題詩，高炳燾撰傳，譚復堂贊，鄒君所作別傳，稱其精太乙數，知未來事，語多神奇。詩鈔後記云，「甲子秋分前三日，借山陰金氏藏本抄。光緒戊寅初夏，重錄一過。儷筆記。」似其原本在山陰也。文鈔卷上後記云：

「同治甲子八月，海寧鄒存淦手鈔於山陰斗門鎮之客居所居堂。

光緒戊寅四月，次兒維祺誤用以楷書，幸未散棄，惟答馬元伯書磨滅五六字，因復重鈔一過。予年纔五十，視已茫茫，兩手又患風氣，故不復能端楷云。四月廿七日，儷筆誌於杭州白蓮花寺前勤藝堂。」

六 怪吟雜錄

怪吟雜錄二卷，蔡紹周著，鄒氏手鈔本，藍格直行稿紙，中縫下有字一行曰師竹友蘭室鈔，蓋卽是師竹廬所專用也。卷首有白文印曰鄒氏家藏，前爲王聞張應桂二人題辭，嘉慶甲子自序，署名土橋一怪。末有跋云：

「蔡藕船怪吟雜錄二卷，兵燹後板已不存，次兒璫得之友人案頭，因借錄出，以娛暇日，惜卷尾各缺，無從補全爲可憾耳。是書與吾鄉郭雪帆先生捧腹集後先稱同調，滑稽玩世，有東方曼倩之風，似出寒山拾得上，是耶否耶，讀之者當有以辨之。光緒八年壬午十月望前九日，海寧三

百二十有三甲子老人鄒存淦僊室甫識於杭州勤藝堂之南窗。印文同夢憶跋。按捧腹集詩鈔一卷，海寧郭堯臣著，光緒丁丑嘯園葛氏刊，爲閒情小錄八種之一，葛理齋序稱爲同人所著，然則郭雪帆當是同光時人，與蔡藕船相去約有五十年，若以詩論則不得不許後來居上耳。

七 修川小志

修川小志一冊不分卷，鄒存淦著，原稿本。卷首朱文印曰勤藝堂鄒氏藏書記，有同治丙寅陳敦彬序，丁卯姚鑿序，內分河道橋梁等十四目，目後有記云：

「長安鎮一名修川，海寧州西北之一隅也，四面無山，方廣僅五六里，語焉而詳，所見亦小矣。然古人窮愁著書，各有見地，予生於是鄉，自非窮愁，曷嘗留心於此。後山曰，士大夫見天下不平事，不可懷不平之意。予固非不平而鳴者，况布衣而非士大夫乎。嘗記辛酉秋紅羊劫至，一鎮之人不克保其鄉土，携老挈幼，奔走蒼皇，幸而獲全，已無所歸矣。嗟乎，昔之畫棟連雲，今則荒煙蔓草，撫今追昔，能不依依，因表其所見所聞，以類分隸之，修川之典故略云備矣。知我罪我，俟之後之君子。同治甲子新秋，海寧長安鎮里人鄒存淦述。」末又有跋云：

「修川小志一卷，輯於山陰斗門鎮，當避亂之時，懷古思鄉，情有不能自己者，惜藝文一冊已付劫灰，不能復稱全璧。第修川向無志書，李梁兩先生所輯又復不存，雖後之學者自能超轍前

遠，知所未知，亦宜略存梗概，以備考究，故於暇日重錄一過，付兒輩藏之。光緒五年冬十月之吉，三百有五甲子老人鄒存淦龔筆氏識。」印文同前，所用亦是師竹友蘭室紙，與怪吟雜錄相同。廟祀類中記金龍四大王廟，書眉有附簽，引矩齋雜記，文凡七行，末署男壽祺謹補，據此乃知鄒君卽是鄒適廬之先德，覺得亦是一新發見也。鄒適廬本名壽祺，光緒己丑舉人；後因得一漢銅印，乃改名從之曰鄒安，民國初年在倉聖明智大學，從姬覺彌編刊書報，卽用此名，其題記文字時有疵累，亡友餅齋常引爲談助。勤藝堂著作惜不得多見，修川小志雖只是地志小冊，似甚爲著者所珍惜，亦竟未得刊行，廣倉學窘蓋亦不能賞識也。丁丑戰後江浙故家書物多散出，杭州書店目錄上且列有適廬日記多種，可以想見，鄙人所收有勤藝堂題記之書只此數冊，此外無可訪求，念之悵悵，唯劫火之餘，金石消鑠，尙能有此諸書落吾手中，不可謂非大幸，此正亦值得記念者也。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記於北京。

附記 寒齋所收勤藝堂藏本尙有鈍吟文稿及雜錄，武陵山人遺書，清谷文鈔，書契原僧等，因無題記，今從略。又餅齋曾對太炎先生談鄒適廬事，先生笑曰，景叔是我同門，蓋亦是俞曲園先生門人也。

名人書簡鈔存

甲 李越縵家書

一 與四妹書

四妹平安如晤，八月五日僧壽到京，一切平安，在此將近一月，與灑齋僧寶朝夕聚處，甚覺相安。僧喜兄弟怡怡，同居一室，彼此交勉，頗肯讀書，妹與少奶奶俱可放心也。灑齋以明日起天津，即令高升隨之，到津以後便航海南歸，已給盤川二十元，（旁註，由僧壽給發，）賞以銀三兩，京錢十二千，亦可敷衍矣。妹獨力支持門戶，甚爲辛苦，宜小將養，略略點補，身子最爲要緊，切不可過惜錢物。僧壽新婦年少循謹，善於侍奉，亦甚可喜，妹亦當格外憐愛之也。茲寄上蜜棗一匣，妹可暫爲早晚點心，又頂花一朶，小圓花五朶，送僧壽新婦。兄七月廿二日忽然痰厥，一二時不能言語，似近中風，幸調養漸愈，昨赴安徽館音樂筵席，墜馬被跌，尙無傷損，然年老人究不可恃也。外有羔皮磨木緞女襖，連平金挽袖，送小姑太太，爲琴姑添套，回頭紫珠花一朶，邊花一對，送二姑太太，爲荷姑代錢帶，俱交高升帶回，望妹分送。琴姑所要包金首飾，

俟月底託東浦金庶吾太守帶回。餘不一一，卽問闕安。兄慈頓首，九月二日。白文印曰李慈銘字悉伯。

二 與僧喜密

我自入關，傷風漸愈，兩日來惟苦咳嗽，夜間尤甚，至達旦不寐。（旁註，在至公堂東頭，與海都統前後居，與褚侍御對屋居，乃鄉會試滿監臨所居之地，一切點名封門多褚侍御偏勞。）關中一切尙順，供給每日兩頓，四盤四盃，點心兩巡，俱尙豈美，我因忌油膩，故自營饌，蘭厨子尙能烹飪得法，林兒伏侍亦能小心。昨已考畢，並無公事，惟俟初三日複試點名後卽可出場，是日須令車馬一早來接。（旁註，亦不必太早。）今日咯血一口，家中桂圓西洋參可送一團。（旁註，並帶現錢二串來，卽交去人。）僧喜吾兒知悉。十月廿九日燈下，越叻老人手書。

乙 潘伯寅與李越縵書

一

手敬敬悉，費神極矣，容細讀再行申謝。尊體已康復，甚念甚念，伏維珍衛。愛伯仁兄大

人，弟蔭頌首。敬使十千。

二

外一冊，祈於九月前捉刀一文，彼不甚知文字也。又一冊，乞賜題，不拘何時擲還可耳。愛翁仁兄大人，蔭頌首。

三

承爲捉刀，感謝之極。敬呈龍井四瓶，伏乞晒納。敬上愛翁仁兄大人，蔭頌首。

四

發二幅乞賜題，（旁註，各題一詩，）家君五月初旬壽辰，以備家讌時張挂也，語祈吉祥字爲感，禱神容面謝。敬上愛伯仁兄，蔭頌首。

五

蓮士集印來十部，先送皇。昨即鐘讀之如籍在口，真悶悶也，兄有所釋，尙祈示及。腹疾尙未走謝爲歎。愛伯仁兄大人，蔭頌首。

六

畫詩及肴，無以爲報，再贈龍井四瓶，今年當不缺矣。此謝，愛伯仁兄，蔭頓首。
家君現服徐君藥，並按摩，尙未愈，知念附及。家君不欲服他人藥也。十五。

七

家君尙未愈，仍服亞陶藥，並延人按摩，承念謝謝。敬復愛翁仁兄大人，蔭頓首。

八

一文數詩，乞爲改之，勿改其韻，乃和人詩也，費神之至。愛伯仁兄大人，弟蔭頓首。

挽詩可並韻改之。第一首語語實事也。

九

日記及謝山詩奉繳。謝山詩庚申失於澁園，何郵人不爲重刻也。此致愛伯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〇

日記遂命交若塵，霞川詞呈繳。大集及小志割闕之事，一千日中弟當任之。驢歌在卽，能無惘惘。明日午前後走談，不盡。敬上蕙客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一

新詞直是井華水上人句，賤子附名以傳，幸矣。月杪月初擬續極樂之游，容再布聞。敬上尊客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二

先祖文集二分奉上，（旁註，匆匆尙未細校，）一贈肯甫兄，又一書一帖奉贈。聞兄有莊珍藝先生遺書，欲借觀，歸來奉繳如何。此上愛伯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三

（上缺）刻少分撥清楚再復。林所著三禮通釋係其業師所著，據爲已有，進呈後其業師之子欲揭告，爲人勸阻乃止，此敵師陳頌南師之言也。書若要看，容再送。愛伯仁兄大人，弟蔭頓首。

一四

迭虛類稿及分宜貴陽懷寧三相國尺牘奉閱。圓海僅在黃得功軍中拜東閣之命一日耳，次日則福王被獲矣，其福氣最差也。若分宜之福，似尙在元長之上，以爲何如。（旁註，不如會之遠甚，福自以史衛王爲最。）尊客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五

孫子宜來當恭候，過申刻後則睡矣。叢書無錢未印，洗冤錄奉去二部。發石書未到，亦未見，不知其故何以刻也。其何以刻何不問之？愛伯仁兄大人，蔭頓首。

一六

子宜適來，（旁註，十八九日或來見乎，）令人對之惘然，幾爲隕涕，然念及珥士，尤令人愴悵，選士之福不已多乎。病憊日甚，草此奉致愛伯尊兄大人，弟蔭頓首。

一七

賤恙總未愈，仍時作痛，不能多行步，承念並惠燕肩，謝謝。忌日月餘，於此味最宜也，感荷感荷。此上愛伯仁兄大人，弟蔭頓首。

一八

鵝卵燕肩奉贈。日來病作生涯，頹唐益甚，除勉強入直外，人事盡廢，已三年矣，如何如何。越漫仁兄大人，蔭頓首。方印白文有滲，似是無有好處四字。

一九

弟因去年陵差未完，於明日請訓起行，初一歸。歸來再述一切，現在收拾行李，匆匆不多。越縵仁兄大人會狀，蔭頌首。大方印，白文曰丹楓艸閣。

賜果狸，謝甚，無人能製之，以移奉袁小午矣，彼有佳庖也，惜弟卽行，並不得食耳。

二〇

越縵仁兄大人閣下，承惠食珍佳醞，故人雅意，何敢却之，敬領謝謝，並敬呈家君也。清況爲之浩歎，同病相憐，可笑，早晚卽爲兄籌之也。敬謝，卽頌年安，弟蔭頌首，二十八。

二一

刻因惠陵奉安，演龍轎車始歸也。來示未復，詩已轉呈。家君小愈，尙未十分輕減。菲敬二十四金乞收。（夾行）今年竟無饋歲者，二十八九如稍可爲籌，必籌之也。愛翁仁兄，蔭頌首。

二二

有門人來，薄有所贈，敬以奉貽，聊佐賞花載酒之一局，知不足當一笑也。幸勿擲還。此致愛伯仁兄大人，弟蔭頌首。白文印曰丹楓艸閣。

二三

菲敬十二金奉呈，勿晒其棉薄也。肯夫近通信否，能寬爲資助否？清況固無時不在念耳。舊疾頻發，兼苦頭風，委頓之至。越縵尊兄大人，弟蔭頓首。

二四

來示具悉。即刻赴天壇，明日子刻將事去矣。新年來尙未得眠，其他可知，秋間決計引疾去矣。越縵仁兄，蔭頓首。

二五

自正月初二卽到署，至今無一日不在署。疑難案件紛至沓來，去年一年結七百七十五案，其如刻盡還生，蕪於秋草。茲有奉求之事，能否見允，不勝銘感。敬上愛伯仁兄大人，弟蔭頓首。

二六

手書具悉。弟並無不見之客，若其過申正則已睡，至每日入直，不能在家候客，（旁註，亦無不入直之日，）當亦共知之也。始歸，卽復尊客仁兄，弟期蔭頓首。白文印曰，雲自無心水自閒。

手示敬悉。弟前以目疾腫痛乞假，是以來客不能見也。今以溝渠工已鎖假，（旁註，尙未全愈，是以字跡潦草，）來者在寓則必見，過今明二日，恐當奔走溝渠間，不知何日了也。（旁註，計共百五十五處，且與敬少宗伯同行也。）敬復愛伯仁兄大人，期蔭頓首。

附記

去年秋天偶從杭州書店得會稽李氏藏書簡三十三紙，整理之乃越縵老人家書兩通，潘伯寅書廿七通，據云鄭盒字不值錢，故此二十九紙較四紙家書爲廉，才及三與四之比耳。夜坐無事，因錄出之，潘書無年月，姑以內容略爲次第。李書皆繫月日，但查荀學齋日記十集，自光緒己卯至己丑凡十一年，不見記事，或當在爲樊山所沒收的數冊中耶。家書之一詳語氣疑是致其夫人者，唯日記中曾有寄二妹或三妹書之語，亦未敢定，姑如文錄之。潘書大抵寥寥數語，雖只是平常的小簡，而卽此可以窺見二人交際情形之一斑，不失爲有趣味的資料。越縵堂日記己卯四月初五日條下云，得伯寅宮保書，其後錄有答書，中云，又數酷琦亭詩甫

上無人爲之重刻，此與潘書第九所言相合，可以考見時日。又記四月二十九日上諭，以工部尚書潘祖蔭爲刑部尚書，由是可以推知第二五書當作於庚辰辛巳，而第二七書或是任工尚時所作歟。如能細查日記，必有許多材料，可相印證，惜無此餘閑，念之悵々。又有潘伯寅致吳仲樸書，凡百十餘紙，多談金石，亦頗可喜，當俟有暇再鈔錄也。民國壬午小寒日，藥堂記。

名人書簡鈔存二

甲補 李越縵家書

一 寄內子書

大姊大人妝次，春中別後，瞬忽歲闌，旅人思家，觸物皆是。燕臺風雪，市塵沙，有淚思鄉，無錢買醉，故園爆竹，老屋燈花，客路三千，一夕數夢，輾轉愁歎，不知所云。近惟大姊侍奉順歡，起居多福，諸慰遠塵。弟才命不濟，窈吳資郎，黃榜看人，青衫作客，冀以廁名曹署，濫跡省臺，雖未得宮花傳笑，綾餅歸遺，而節省月入例錢，食粟之外，當上佐菽水，下營荆布，更僂年勞，得一小郡，東山掩口，粗足相酬，何意跬步遂至蹉跌，長安冗食，竟成廢人。爰以友朋推諉，改計外僚，擬於明春負弩閩嶠，時會多艱，風波翻覆，此中空礙正難預計，亦復筆不能述也。家書頻煩，言之已悉，亮大姊亦所備聞，惟是吾家今年光景當益蕭寥，大姊孤岑艱苦，自不待問。所願善事高堂，勤懇小心，以蕪無過。我母昔年勞勩，菜菹絮繻，所不忍言；弟營養未遂，念輒心刺，大姊當能體之。僧慧墮榻，連失沾恃，嬰幼之慘，無及是兒，比來語笑，當益

解事，弟身懸天末，無日不眷之在懷，當益加撫以速長成。諸妹和悅，無間纖言，共習操作，以佚老母。我家雖不能臧獲頤指，衣食稱心，然無過煩擱滯，便稱厥職，以視入澆淪廁，出探薪枲，固亦婦道之常，處貧之正也。弟如已就闕吏，稍給絮糧，版輿迎後，卽當鹿車繼迓，璧荔傳柑，共樂壽母，苦盡得甘，亦非奢倖。至弟夙素僻冷，形跡之間大姊或有他慮，顧茂陵待聘，雅志不諱，然謂元英旣得，卽當金釵別餉，白頭永吟，無良之愆，抑何相薄。弟與大姊內外兄弟，俱育於祖母，天性所屬，匪人能離，又自作賓我家，累觀憂患，復能委宛相順，瀟淡自甘，巾櫛羹飴，俱勞過手，弟受人小惠，誓報終身，豈於大姊而不刻肌銘恩，鏤骨誓愛，徒以處境屯鬱，未能瀝陳隱私，空言期答耳。弟於老母事之仰給，無異孩穉，而寢門周旋，稍有所歸，輒至勃忤，形於辭貌，吾長妹次妹俱備極婉順，長妹事姊尤周至盡心，迄今時節歸寧，猶必謹視食飲，依依於予，然予有不樂，輒作色相向，此皆大姊所親見，亦可以諒弟之偏戾性成，非有輕重矣。弟離家十閱朔望，每作家書，輒擬附信相聞，而意緒紛雜，未知次詞，握筆復闕，幾至五六，今夜稍暇，容畧陳本末，以備一審。弟年逾三十，侵尋早衰，桃葉之約，杳然天際，故雖德非許允，才謝挺之，然緇佛爐烟，同籠清絕，未嘗鳳臺別眷，鸞鏡笑人，固猶愈於千日倡家，十年蕩子矣。卽今春西鄰一議，雖云加以副笄，迎之武室，而洛浦生波，巫雲散雨，終成揮忽，徒貽笑嘲，足見弟與大姊，無著天親，同修淨果，落花襟上，證佛眉邊，此亦鴛牒之三生，閨房之淨劫，正不

同盛德恐傷，老奴避見也。年々伏臘，初嘗別離，想對燭愁妝，照鏡羞髮，此時相憶，定復爲勞。況乃驛梅不來，萱艸焉樹，碧雲修怨，黃塵短絨，至於孤邸酒醒，夜窗慘淡，霜濃月苦，萬籟刁嚙，便覺咫尺之外已非人境，畫灰商陸，能不淒然。頗擬星夜策蹇，踏缺浪，一看歲盤節物，而車輪生角，百計留人，唯屈指楊柳花時，當得稅裝錦瑟之堂，洗塵鏡臺之側，秦樓百尺，春水一帆，蛛絲鵲聲，先以爲慰。弟身子強健，餐飯加倍，客邸安暇，隨時自衛，勿念。

二 戲擬六朝人與婦書

春驪載秣，葦鼓俄闌，旅人思家，觸物增感。長安風雪，燕市塵沙，有淚思鄉，無錢買醉，故園爆竹，老屋燈花，客路三千，一夕數夢，輾轉愁歎，不知所云。吾以命不偶時，才非適俗，青衫逐隊，黃榜看人，冀以諸價鴻都，窃吳郎署，雖未得宮花博笑，綾餅歸遺，而節省月入例錢，食粟之外，當上佐菽水，下營荆布，更僮年勞，得一小郡，東山掩口，粗足相酬，何意跬步遂自蹉跎。爰以友朋敦勸，改計外僚，擬於明春負弩闔閭，時會多艱，風波翻覆，此中窒礙正難預計，亦復筆不能述也。家書頻煩，言之已悉，所願和洽姊妹，善事高堂，勤懇小心，以蕪無過。我家雖不能臧獲願指，衣食稱心，然無過煩憫滄海，便稱厥職，以視入潯隴，出採薪，固亦婦道之常，處貧之正也。吾年逾三十，侵尋早衰，乏操婢之恭心，丐胡奴之遙集，蓄環卜

鑿，雅志非詛，然所謂阿杜既來，金釵別餉，茂陵有聘，白頭永吟，無良之嗟，抑何相薄。汝作賓我家，並無過數，雖有阿承之譴，未聞武遠之書，況桃葉之迎，杳然天際，故德非許允，事異高柔，而經卷香爐，同龜清絕，未嘗風濤別眷，鸞鏡笑人，固猶愈於千日倡家，十年蕩子矣。卽今春西隣一議，雖云假以副笄，迎之貳室，而洛浦生波，巫雲散雨，終成揮忽，徒貽笑嘲，可知無著天親，同修淨果，落花襟上，證佛眉邊，此亦鴛牒之三生，閨房之淨劫也。驛梅不來，諼草焉樹，碧雲修怨，黃塵短絨，想越水千帆，秦樓百尺，常勞望遠，佇憶鮮歡，報語平安，書不盡意。

附記

右第一書見抄本越縵堂書牘中，全本共計二十五首，此爲第四，其前有京邸寒夜與仲弟書，小註曰己未，後則爲庚申正月五日致故園諸兄弟書。查越縵堂日記補，已集己未十二月十二日及庚集庚申正月初五日下午錄存二書，而與內子書則無有，十二月項下但記一句曰，作致內子書不成。庚集之末錄有戲擬與婦書，小註云是年正月二日，下又另註云，此文不必刻。因此可知此書初未寫成，二十日後乃始完稿，日記所錄者當係刪定本，第一書乃是原

信，但不知抄者從何處得來，而細看却又決非贗作，蓋文詞可以模擬，若書中所陳事實乃必不能偽造也。案日記補已集已未三月初二日項下有云，「予生三十未有子，娶婦馬已十八年，鵲絃不調，譜翻朝雉，鶉悵無侶，若懸鰥魚，長齋莫覓，行唱乏和，德謝許允，久絕桓郎之言，痴如文將，偏儷阿恒之僻。」越縵與其夫人蓋是姑表姊妹，李君生於道光己丑，馬夫人則是甲申，當長五歲，結婚生活殊不甚圓滿，觀日記及書信語可知，舊日女子失意多逃於禪，長齋禮佛以終其生，此亦其一也。荀學齋日記壬集下，戊子四月廿八日記馬夫人午刻屬纊，年六十有五，越縵老人亦已六十矣。書中稱曰大姊，可知前此所錄家書致四妹者係別一人，唯越縵文中常稱吾家三妹，又日記補已集末附錄三代忌日記，後列記家人生辰，亦只有長次三妹三人，無四妹之稱，或是從妹，越縵晚年爲在家中代司家政者乎。越縵此二書蓋是故意爲文，故文辭華贍，而情意誠懇反不及前錄，且其用意無非爲納妾辯解，其夫婦之間本已冷落，今又談此事，宜其益見支細矣。越縵堂日記中所存尺牘，已有人輯錄，刊入文集，中，日記補後出，其中各文均未收入，此第一書則並未入日記，茲特爲集錄付刊，想當爲留意越縵文字者所樂觀者歟。民國癸未雨水節，卽舊曆上元，記於北京。

樂堂雜文 定價五拾元

著者 周作人

發行兼印刷者 祝惺元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二一三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再版

版權所有

NO 3758



4

新民印書館發行